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抑菴文後集卷二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裴謙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連彭年

抑菴文後集卷二十二

明 王直 撰

序

贈陳知府序

天下之郡百數十而杭最有名蓋湖山之秀民庶之繁室屋之華麗商賈之所輻輳四方物貨之所居積天下莫盛焉官於是者其居處之崇高服食之豐美輕輿肥馬之往來騶奴從吏唱呼導擁於後先閭巷之人奔走

辟易仰之如神明是非榮辱惟其言之聽夫有地千餘里其民無敢不服且又當天下勝處而所奉若是誠可謂宜矣蘇子嘗曰君子之仕也以其才易天下之養也苟有益於民雖厲民以自養不為泰斯言也仕者或取焉以予觀之蘇子蓋有激而云非天下之至論也君子雖勞心以惠民乃其道之當然豈思為己哉蘇子凡再治杭實惓惓於民事使饑者得食渴者得飲病者有醫藥耕者有所灌漑然後以其餘閑而樂其可樂豈肯厲

民哉子是以知蘇子之言非天下之至論蓋有激而云也士之志於道常少厚於自奉常多以為居其位者當如是而於民事不暇計也夫誠有益於民猶不可自養而厲民況未有益乎昔范文正公常日計其所為足以當是日之奉與否不然則愧怍不自安必求稱而後已行道之君子所當法也今朝廷重郡守必舉賢而任之是深有望於賢者也三山陳復本初為户部主事有名大臣薦之得杭州知府其相與厚者託予姻友禮部主

事龍叔粲求予言為贈予未識本初叔粲稱其端重恬靜敏於道而訒於言若然誠所謂賢者也其能有益於民而享其奉也宜矣然今所繼者蘇子之任也慮或不察其言與范文正之事故書以贈之亦庶幾乎愛人以德者本初其亦亮予心否乎

贈畢通政序

錢唐畢君昌字文殷官于考功二十年以清慎得名京師士大夫皆重之既滿超拜通政司右通政當之南京

其友潘勤進學輩皆喜其陞也求予文以贈行令之通政司蓋古納言之職所謂喉古之司也上之政令數於下與下之有事奏陳者皆由通政司審覈其可否疏駁其違謬當聞於上者即以聞其餘則以付諸司行之文牘常堆案盈几欲頃刻自暇不能也其重且煩如此惟賢而後能舉其職不然則有壅滯寬縱之病是故必擇賢而任之非賢不與也而考功之設所以考課天下之人不間於已仕未仕者皆得以進退黜陟之進退黜陟

而適其宜則治道興不然則賢者無以勸不肖者無所懲職廢而事隳矣其重且煩蓋與通政司無以異也畢公在考功既久而譽益著則宜其職可知今去爲通政夫安有不宜者哉然予求之古人舜嘗以命龍矣而龍之所以脩其職者不能詳也成周之時仲山甫嘗居是任烝民之三章曰出納王命王之喉舌其上章則曰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小心翼翼古訓是式下章則曰既明且哲夙夜匪懈夫既有柔嘉之德而小心以進於學

明於理察於事又致其勤如此此其所以賦政于外而四方爰發也此其所以為賢當時誦之後世慕焉者也予知畢君蓋深有顧焉夫以古之大賢君子待畢君厚之道也故序以贈其行

贈屈僉憲序

貴州古蠻夷之域其地多大山深洞草木叢茂其人皆依險阻為巢穴無禮義之習獨好剽掠賊殺前代惟羈縻之使無為民患則已不以中國之治治也入國朝來

皆順服而所以處之者悉因其舊永樂中酋豪弗靖太宗皇帝撫定之於是如其請設貴州布政司及府若州以統之又置兵以衛之一如内地然亦簡節疏目要在使之安而已又慮其施有未善也復設按察司以臨之蓋使蒞乎上者所施無不善而其人無不安則按察司之職也非賢孰能任之番易屈伸時行為按察僉事有年矣甚宜於其職蓋時行初以明經取進士為吏科給事中其在朝已久深知天子仁民之意是以任之而宜

也非當時所謂賢者歟今年述職來京師上施恩而遣之其鄉友胡東常與予交最善屬予贈以言令之按察司十有三而貴州號簡靜不知者以為易治予獨不敢以易視之蓋知禮義之民可以禮義曉則治之不難彼既不能知禮義而習為非諭之以理則詈加之以威則狠戾而生怨或有事焉而欲其帖然平弭然服豈不難哉必欲得其情惟誠信而已夫誠信可以孚禽魚貫金石彼固異於禽魚金石也古之人有行之者矣然非可

一日能也積之之久而其效著矣時行佐其長率其屬推行天子之仁而加以誠信貴州之人將感化而歸於善一切不異於中州可必矣時行其有取於予言哉

贈右僉都御史丁君序

正統三年十二月詔以監察御史丁璿為僉都御史丁君字仲衡上元人與予同登永樂甲申進士第為工部主事以勤慎得名既而坐累浮湛於外者久之而其志彌勵其善益不可掩洪熈初詔求賢才當路者薦君擢

拜山西道監察御史以憂去服除改湖廣道君外和內剛出入中外凡有所按舉激揚屹然不動聲色而事無不宜人無不服於時論御史之賢者必稱君及是命下士大夫皆為喜以為不忝於其職而予之喜加焉盖自甲申以來歷三十五年聞君之名而未得一相接嘗自謂同年升者不為不多而躋於顯融者蓋甚少若君者其可久淹於是哉令而見其進且同朝謁接殷勤其喜蓋可知也通政司叅議虞君祥與君同居京師且嘗同

學知子之厚於君也屬一言為贈予謂贈者有所增益之謂也以君之行之才施於政事熟矣顧予區區筆硯之間知乎此而不知乎彼通於古而不通於今其何能有所增益哉雖然書有之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古之道今之師也昔者尹吉甫之贈仲山甫也道其德業之盛而勸勉之意寓焉其曰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然其所以柔而嘉者乃在於柔亦不茹剛亦不吐焉其德既如是矣而又曰古訓是式則其學問之功蓋未嘗已也子

以仲山甫望君敢竊取尹吉甫之言以為贈君誠用之使人誇曰此甲申進士也則予與有耀矣然亦豈非虞君輩之志哉

贈徐少卿歸省序

今上初正位東宮仁宗皇帝慎簡宮臣職輔導予時以翰林侍讀學士備員右庶子徐君永達由編脩進位右中允與予為同僚蓋徐君始選自教官即從今上講學予雖舊在翰林皆有職務不得從容相往來及是命也

乃得獲定交焉徐君有文學恂恂信讓未嘗失色於人其事上也猶恭勤不懈每執經進講誠意懇至於夫古先聖王所以治心脩身之道委曲詳盡上為之樂聞不厭至於職事當有所記注論駁他人或反覆為異同徐君獨問故實當何如不肯茍圖自便以故諸公特重之逮上登大寶位凡當時專任宫臣者皆以次陞遷徐君遂去為鴻臚少卿予二三人者乃以兼職翰林不與然徐君雖去猶相與敬愛如往時庶所謂篤於交誼與人

有終始者當其在春坊時已蒙恩賜勑命封贈父母欲歸省以致其榮而獨不暇令始謁告往焉尚寶少卿袁君忠徹寺丞蔣君先等屬予作文贈之嗟夫徐君以賢見用於時得推恩父母赫然光顯矣而何待於贈言哉然予觀之昔者仲山甫之有行也尹吉甫作詩送之道其德性之美職業之脩欲其速歸於王朝而無久於外蓋致其篤厚之意而勸勉焉者朋友之誼當然也則今之贈言可已耶徐君歸矣既有以顯榮其親而益思報稱

於朝廷則當速來以脩其職而致勤於夙夜之間毋徒淹久於外此朋友之望也故書以贈其行

雙秀堂詩序

雙秀堂詩若干首士大夫為劉仲倫甫作也仲倫甫居廬陵城西隆慶山之陽世積忠厚業儒醫其善之著也久矣於是芝生於其庭者凡再人皆以為祥旣而仲倫甫之子英舉進士為大理寺副有名當時朝廷推恩任職之臣遂以其官封仲倫甫赫然有光於鄉邑人皆以

為榮曰此芝生之應也天所以彰劉氏之善豈偶然哉由是士大夫皆歌詠之予按傳記芝菌一物也又曰芝神草也又曰芝一歲三華瑞草也葢不種蒔而植不灌溉而榮乃至和之氣之所發而常生於為善者之家則劉氏之積其可誣也哉柳嘗聞之昔有蕭靜之者食芝遂不老則芝固引年之物也今生於劉氏非欲以資仲倫甫之壽以為為善者之驗歟是葢或然也然善之積愈厚則其驗也愈盛昔之君子有以矯菌來芝自比於

為善者屈原是已劉氏父子其益進於善則得於天者當不止是雖流芳百世未艾也其壽豈不益遠哉英字中美與予最相知以其所得於士大夫者求予序予故為序之而推言其至如此此予愛厚之意也

送劉訓導序

萬安與吾泰和境相接風俗大抵皆同其人多喜讀書以仕宦相上令年學校缺訓導縣大夫聞持蘊名遣人以書幣走吉水訪其廬請之持蘊至京師試翰林中其

選遂受職以歸刑部主事郭循與持緼相善也求諸君子賦詩贈之而請予序予在翰林二十五年所見為教官者多矣為文以贈之亦不少也其所與言皆聖賢之道期之於遠而勉其成功然為之者不皆能用予言蓋讀書明道彼其所能也而予復以此聒之若以水濟水其不用予言宜矣則予於持緼可復以言相瀆耶而循求之不厭故以其嘗言者為持緼誦焉夫學校育才之地所以為致治之本也而師者又所以為之本也蓋聚

於一堂之間以講聖賢之道使脩於身行於家達於一鄉然後發之為文辭行之為事業其序蓋如此也然為師者必以身化之則其教可不勞而成持縕之去也尚謹其所為本之道哉然嘗思之遊於學校者皆俊秀之選也廩食以養者又選之尤也宜多翹然以出矣而今名薦書以進于有司者多出於增廣之員而廩食者反少焉何也豈廩食者在所教之外邪將天分之高而待其自成邪抑以其逼而姑施施以相狎衎衎以自媚邪

或為師者之教而獨厚於增廣者邪將所以為本之道未至而廪食有不慊邪何其成之異也萬安之學者予不能詳而知矣若亦猶是也持緼當益謹其本以臨之其效必有異乎前之所云者若以為當然者則非予之所知也故為序其詩而道之持緼其用吾言也夫其亦以為迂也夫

送楊長史序

宣德二年八月衛府左長史廬陵楊公季琛請老于朝

天子重違其意俾歸老焉初公歷仕州縣以惠愛見稱為良有司仁宗皇帝大封諸子為王擇賢以輔之而公之子𢿱自監察御史擢為衛府左長史時公知莒州年已七十以子貴當封因請棄官就封冀得退休田里上知公之賢留公同在王府職輔導當時榮之以比漢二疏今復三年始得如其志以老焉大夫君子皆賦詩送之而俾予序予謂仕者所以行其義也至於老而衰遂請於朝而去之亦義也然惟有道之世以義制天下而

後士君子亦得以義為進退我國家之制如此雖夏商周之盛不過也或者曰仁宗皇帝之留公也非苟為公榮蓋資其益焉耳令汲汲求去無乃非留之之意乎予曰知其賢而留之上之義也知其老而且留焉所以副上之義也然精神筋力既不可強而能乃久處不去則於義果得為安矣乎公之汲汲求去亦揆於義之當然而已矣且公之去豈特便其私哉將亦有益焉使凡仕者皆知朝廷待人如此宣昭義問於天下而無盡瘁以

仕寧莫我有之嘆一也在位之老而衰者皆知以義自處而無曠官之譏竊禄之嫌二也古之仕而歸者朝夕坐里門以教鄉人子弟使知君臣父子之道而篤於孝弟忠信令公之歸得以其道為教鄉人子弟將無不為才且良三也其為益如此則公之去豈特便其私也哉衆皆曰然予於是書其説以為序

贈龔君歸省序

龔君名麗字孔宣蒼梧人也當太宗皇帝即位之初設

科取天下士天下之士莫不奮然思有以自見於是中選者得四百七十二人予與龔君在其閒蒙朝廷寵待之厚既已布之列位矣今二十五年其出而膺方岳之任當州郡之寄者不知其幾在内而副六卿居郎曹憲府者尚數十其才行皆顯然表著於當時議者謂初科得人之盛蓋不虛也龔君始為寧王府紀善改嘉定丞久之陞北京行部主事尋改禮部又調户部皆以恭慎端厚見稱予嘗觀其言論與其措置蓋所謂有志者也

古之君子於人之有善若已有之况乎有同年之誼哉則予之重龔君可知矣獨私計之令之進士一蹴而登方岳之位者有矣自郎曹憲府九年而亦躋於是者有矣龔君升於有司登于仕版若是其久也而猶為所謂主事者其後之進者或過之自常情而言龔君宜若戚戚也而乃恬然安於其位切切焉思舉其職惟恐不及此其志豈尋常可及哉君子之仕以行道也苟有惠於民則君子樂之位之崇卑不校也龔君為主事掌徭賦

其操縱緩急有以恵民與否予未能悉知其恬然安於其位而思舉其職固君子之志也則予之重龔君有已哉雖然升高自下陟遐自邇苟志不移行不懈有不至於高遠予不信也龔君勉之而已龔君父秀榮得贈爲主事母頼氏封安人錫以勅命援例得歸省其同官之賢求詩以贈之而屬予序予與龔君非一日之好故爲序之

送吴給事中詩序

宣德二年十二月天子念軍政之不修勅選監察御史給事中之有才行者分行天下察治之於是兵科給事中吳叔霖與予鄉友監察御史尹崇高當之福建叔霖世居金華由進士為行人擢令官有名當時天子推恩追贈其父為給事母為孺人錫以勅命叔霖將請告焚黄墓下而適有是行同列之賢喜其過家之便而志之得也相率賦詩贈之而以求予序予謂古之君子使於四方雖急於王事而未嘗忘親蓋孝子忠臣之道所當

然然而有不暇顧四壯之所以詠歎也由是言之公義私恩而獲兼盡焉者豈非君子之所願哉金華閭之所由道也凡往來者必至焉叔霖之去無曠日之久迂轡之勞而已即乎其地凡所欲致於親者可以伸其志而後行則公義私恩蓋兼盡矣宜乎諸公歌詠於其去也夫封贈之恩予告之典皆仕者之幸也然如叔霖以使事之華而遂顯親之美者少矣況又天子之所選擇而使者其榮幸有加焉則叔霖之親雖不獲被於其身然

沒而有知其慰悅可知矣鄉之父兄老長見叔霖之賢而膺朝命之重又有以為親榮如此其孰不歎且羡哉然忠臣孝子不如是而止也茍德業益隆則其榮為益盛君子又於其後觀之矣以是而冠贈言之端庶幾有益乎至於被服之鮮麗騎乘之安閒騶呼儐從之雄富鄉邑之觀如昔人所謂衣錦之遊而足以自快者非予之所道也

送趙僉事詩序

宣德三年正月河南按察僉事趙君純朝正在京師與
予相見於闕下退又相與過從道舊故意豁如也葢趙
君番禺人宋宗室之裔往年予先考知瓊州予兄亦往
來省侍因數過番禺趙君方家居遇予父兄甚有禮由
是而知趙君其後舉進士為御史而予已竊官翰林因
又與予相好加厚焉趙君有美才循行議論侃侃於凡
士大夫皆恂恂恭讓未嘗失色於人以故人皆重之不
獨予然也故今之還春坊大學士曾公子啓王公時彥

與凡素相厚者皆賦詩送之而謂予宜序嗟夫趙君獲交於予父子非一日矣予言何敢愛也况有離别之感契闊之懷者乎然君子之於朋友以德誼相尚非以言為悦也則予於趙君何可有異哉烝民之詩尹吉甫送仲山甫而作其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皆其柔嘉之德之發也謂之柔嘉者柔而不過其則蓋有剛德存焉惟如是也故不吐剛不茹柔令按察司之職所以佑善而摧惡惡者既治則善者斯立矣而惡之中又有強弱焉

強者有恃而難去弱者無援而易摧然校其惡之淺深則強者所當急也由是而論柔則茹之剛則吐之其可哉且君子之居斯位也視吾法之所宜而已顧以強弱為取舍乎世之惡而強者蓋多矣善人之不立職此之由也故予以仲山甫而望趙君焉然仲山甫之所以柔嘉者又有學問進脩之功古訓是式威儀是力之謂也君子之學不以貴而晝不以老而倦故德業益盛趙君其尚勉之此予相厚之意也故書以為贈行詩序

送郭知縣序

令之於縣非特行政也有教焉政以正民行而教以善民心民惟知孝弟忠信然後能尊君親上而易以興治教之不可以不急也古之治民所以能成其德業而有譽於後世者以此金華令郭侯瑛蓋有志乎古者也金華故文獻之邦郭侯始至即思有以嘉惠其人乃新廟學飾聖賢像貌以嚴立教之本暇即至學宫與師生講聖賢之道與夫所以脩身治人者而次第行之邑之人

士知侯之厚於已也相與率侯之教凡有所令皆勸趍之於是上無廢事而下有樂志治用以成居三年考績來京師吏部最其課將歸金華監察御史武義嚴君繼先過予道侯之善而求文以贈之夫天下之為縣者多矣賦稅力役徵輸調發有司之所急也令之不才往往以是受譴幸而為才令得免於責足矣至於教則委之學官一不以屬意若是者皆苟而已惡知教民乃為政之本乎郭侯獨能加意於有司之所不急而以興學立

教為本而卒收為政之效非所謂賢令者歟周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豈以強教之弟以悅安之郭侯蓋知此矣是宜其得民也武義金華隣邑嚴君武義之賢者也為縣而使隣邑之人亦愛之已難矣況又致譽於賢者之口乎則予於郭侯安得不深嘉之哉然予觀之仕之有譽者亦多矣苟非有卓絕之識堅持之操則所以致譽者予特見其初而已郭侯英才美質有恭慎之行而知效法乎古人苟持之以誠益之以無倦則將無所

不至焉者矣豈但為賢令而已哉彼宦成而怠者庸人之情郭侯慎無以庸人自待也此予與嚴君相厚之意也故書以贈其行

送尹訓導序

尹氏居泰和之南鄉宋進士絳之後自絳以來有顯者洪武中務厚先生為邑庠訓導質直好義有古長者之風凡從遊諸生與故人親戚子弟由先生之訓而有成者甚多其教於家尤篤故其後益盛先生去為上海教

諭子復道亦領薦書今任荆州府學訓導自道為同知於徽江諸孫哲英皆典教縣學今克岐復被薦分教三河克岐復道子也一門衣冠之盛蓋他族罕比予與自道昔同遊鄉校而復道於予為姻家斯文之好姻戚之誼則予於克岐之行可無一言相贈乎夫學校者育才之地而師又才之所由成也譬之器焉規圓則物從而圓矩方則物從而方未有舍規矩而能方圓者北方水土深厚風氣淳固故其所生多魁壘雄傑之士然所以

成其德達其才者惟於師是賴必讀聖人之書而講明其道從容以揉之勤厲以勗之入之以漸而持之以久則其成可冀矣令制以科舉取士而教官之殿最必視貢士之多少具有定數其責成也至矣往年北京鄉試予為考官其去取蓋甚嚴其視所得士或一縣二三人或連十數縣無一人問之其得之多者必其師之善教者也予益信夫天下無不可成之才視其師之教何如耳克岐勉之教官子之世職也予將又於子乎覯矣其

毋以子言為迂也

送王叅政詩序

宣德三年二月丁丑詔以前山東右叅政王芳蓀為河南右叅政王公字瀘源安成人始由郡博士擢拜禮部郎中以學行見重當時及為叅政於山東山東之人既受其惠矣令而之河南士大夫復喜其澤之及民也相率賦詩為贈而以序屬予予觀之昔者仲山甫之有行也尹吉甫作詩送之道其德性之美職業之脩而殷勤

顧望之意寓焉今諸公之詩亦猶是矣予也非子夏之倫而何敢序其首乎然不能辭也令之布政古方伯之任而叅政實佐之所以布上德化下人然布政不常出不得親接乎下叅政或以事數臨郡邑於夫德之孚人之化與否可以親接於聞見而制其所宜夫既預其事而勢又便如此則布德化人之效可獨望於布政矣乎故予亦舉方伯之事之大者為王公誦焉周之初召公為方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當時在位之君子皆

有節儉正直之徳其女子亦皆安於禮義之中推其仁民之餘恩又使庶類蕃育而王道以盛其化之成如此故後人思之至不忍伐其所舍之棠百世之下猶稱之不衰孔子曰見賢思齊則今之同其任者可以自貶乎王公為佐於河南其治效之美有一未至是焉皆君子之所望也且召公亦甞涖乎洛矣今其書之存者惓惓於誡小民疾敬徳之言雖所以告君如此然未有無諸已而徒語乎上者也則公之所存所施可知矣王公副

方伯之任而履召公之所履必無媿於召公使後之人有所稱述於無窮則善矣此予愛厚之意也故書以為序予友蕭省身令為河南布政使其學行之懿為人所推重也久矣王公尚舉予言質之以為何如也

贈尚書魏公致仕序

正統八年三月刑部尚書魏公以足疾求致仕上知其實許焉蓋公嘗奉命有事於蜀中乗傳至寳鷄馬蹶傷其足骨皆離竅亟求醫弗得舁八日至西安始得醫治

之然氣血已凝齟齬不相入雖若小愈實痛楚不自勝既歸任事嘗若之乃具以聞乞放歸田里上特免其朝俾任事如故蓋察其賢而惜其去也今年疾加劇嘗告予曰吾蒙天子之仁厚矣然坐而食祿不能一造朝或一造朝則命小吏掖以進此豈事君之義哉吾愧於心奚可以不去乎予推上意勉留之公曰吾義當去何暇顧子言復以聞及命下人或為公喜公則愀然曰吾遇仁聖之君乃以疾去不得終事焉此吾之不幸也何敢以

遂私為悅哉由是人知公之心非茍欲求便者蓋出於不得已也將行右都御史王公篤交友之誼乃與同僚盧公程公謀曰昔韓侯之歸其國也尹吉甫作詩送之則令之贈言可少邪於是屬予言以為贈予謂昔之仕者謝事而去有以聲問不至於朝廷者為高有寤寐不忘而進言以裨治道者君子皆有取焉夫既曰致其仕矣則雖無言亦可也然嘗居大臣之位一旦以疾去君臣之義未盡也凡可以輔上德利下民者其可嘿邪愛

君體國大臣固當如是矣公仕宦將四十年上之寵眷不薄也則令之去固當盡大臣之道若泯默以為高則疎逺小臣限於形跡拘拘自守者之事非所望於公也請以是為贈

顧彦章慶八十詩序

姑蘇顧彦章義人也予未及識之而能知其為人蓋嘗得之於今禮部侍郎魏公稱彦章嗜義如饑渴之於飲食其賙人匱乏振人於危急不可一二計范暹啓東居

京師喪其母將奉柩歸葬姑蘇而患不得地魏公俾持
書告彥章圖之彥章亦未識啓東得書慨然曰吾幸有
餘地可使子之親無所託乎况重以侍郎之命邪即割
地光福山麓以與啓東啓東治墳遷其父合葬焉既畢
來京師而又有白金之贈啓東感其德延譽於諸公間
不置口且謁予告曰山之地既勝而松楸亦蕃茂望之
鬱然暹之父母皆幸安於此其地又數產靈芝此豈暹
所致哉顧公之德之應也吾無以報公明年公八十暹

將求諸公之詩歌誦以祝公壽幸嘗辱知於大人敢請一言以弁其首庶幾以為公榮予既嘉彥章之義思欲彰之以風夫未能者然不暇作也而啓東數來請予文雖踰年不厭予念心許之矣豈可辭世之人有千金之產而不肯施一錢視其親戚死亡而不恤況他人乎況未嘗一相接者乎彥章之於啓東如此蓋可謂古之君子也已宜啓東之惓惓不忘也予嘗讀書見古人有德者則必以壽祝之蓋敬之至而欲其福之永也南山有

臺之詩宴饗通用之樂歌也於夫樂只君子既以無疆祝其壽矣且謂壽本於德故又祝其德音不已又以為德之盛者福不止於身將必及其子孫故又曰樂只君子保艾爾後殷勤篤厚之意何其至哉啓東感彥章之德而致頌禱焉豈不亦猶小雅詩人之意歟彥章之德不已則其福亦烏有已哉詩凡若干首作者皆京師士大夫為之序者泰和王直行儉也觀者亦有所興起也夫

魯庵詩序

撫州太守王侯日初名其庵曰魯庵予同官金谿王公時彦記之既盡發其義矣翰林學士李公時勉復屬予一言以啓士大夫之歌詠王侯與予三人皆同年進士李公屬言於予豈以予言爲同心之言也與則予其何可辭然念王侯揚歴中外久矣其文學政事著於人之耳目固已光明俊偉非衆之所及矣今被天子寵命以一郡生民付之其剛毅之操豈弟之化能使其善者悦

而安不善者畏而改亦無愧於古之良吏矣顧乃憮然不足而以魯自名孔門弟子曾子號為魯然卒傳聖人之道王侯之志希曾子者也先儒謂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確者其志堅其所得也固王侯之希曾子豈真魯也哉蓋亦以其確也聖人之道傳之曾子而於大學之書明德其本新民其末王侯素所服行也今老而猶篤其深造也固宜如是則凡前之見於事者皆其效也予嘗觀夫世之為政者矣蓋有衒聰明矜巧智以自逞

而無篤實之學質厚之意凡所為者茍求快於目前民之受其病也多矣使皆如王侯則安有是哉故予推明其所以名庵者而深起敬焉且知其脩已治人之效將有盛於今凡士大夫亦何可愛於言哉故書於卷首以為序

贈王知府詩序

王璜子玉代人也其在翰林久矣有豈弟之心有正直之操且闓疏坦亮遇事一制以義不茍為避就自師保

而下皆重之甞謂子玉可以當方面非久在文翰間者會知府有缺命大臣舉賢而任之副都御史賈公即以子玉薦時子玉以憂居家今年服除來北京吏部言於上以為安慶知府安慶於淮右為名郡其山水雄秀而田土沃衍魚蝦麥禾之富足以資民用而其人皆淳直勁果無竒衺之習故易於為治非其他僻陋𡺾險者可比也夫君子之學道必得位而後行茍得位矣而處非其地不行也蓋嚚頑之俗諭之而不知令之而不從豈

能如志以治哉以子玉之賢得安慶而治之庶乎其相遭也然予聞之郡守以養民為職非止治其常賦而已養民者衣食以養其體禮義以養其心衣食不足而欲循禮義不可也必去其所害而興其所利使得盡力於農桑然後衣食之用足衣食足而不知禮義不可也必謹庠序申教化使皆務孝弟之行勵廉恥之節然後治郡之功成此天子任賢之意而賢守之當務也昔之守安慶者在唐有胡珦獨孤及張知謇安慶之賢之出守

者如文翁在蜀朱仲卿在東海其治行之美國史書之百世慕之以子玉之賢欲進而與之並豈難哉要在勉之而已勉而及之使人皆敬慕焉曰此翰林之所儲也則於予輩有耀矣子玉將行其諸同列修撰許彬道中輩求予序其贈行之詩予亦素厚子玉故為序如此以送之

贈魏尚書致仕序

君子之仕也揆於義而已矣義之所可雖卑位薄禄而

必安於其職不敢茍去也義之所不可雖高爵厚禄必思辭而去之不敢茍留也孔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豈以爵禄為累哉君子之道幼而學之壯而行之義也及其老且病矣雖欲勉强行道而力不能如其志於是有致事之禮休告之令惟上之所倚下之所頼不可一日去朝廷則上之人必勉而留之而為臣者非甚不可亦當鞠躬盡瘁而不敢顧其身皆義也然人誰不欲富貴而義不足以勝私於是既老

且病當去而苟留者唐之詩人則形於諷詠至于有宋或付吏議以繩之下失之貪上失之薄君子蓋深惜也我國家之於羣臣進退必以道其在位者亦克謹於義而無留禄之人誠太平極盛之世也刑部尚書魏公以清德重望著於時其初以足疾求致事上既勉而留之至是疾加劇不可以苟止也則力請而去魏公蓋篤於義者而上之待之盡其道賢於昔之為君臣者遠矣魏公將行繼其任者鳳陽王公與侍郎郭公楊公謀所以

為贈者乃相與徵言於予予言何足以贈公哉夫大臣者衆之所望也而義之在人蓋無不有者予故書魏公之義與夫朝廷進退大臣之道如此其至使凡見公者知其然而思則之而後之人亦有以知令之為盛也

贈楊知州序

太學生郝璜因其師梁叔莊來請於予曰璜光州人也光之守楊侯名昇字繼明世家廬州之六安宣德中嘗守陳州以代還改光州侯以忠厚之心行公平之政其

所好惡與民同故凡設施無不便於民者凶歲即發廪以賑貸不足則勸富出粟以濟之歲豐民和則大新學校而與諸生講學於其中明孝弟之道以道民俟之德如是一郡之人皆敬而愛之令再考績當還故請一言以為贈庶乎其有光也予辭以未識繼明且不暇作而叔莊與璜再三來速文不厭曰揚善成美君子之志也願勿辭予觀其意殆誠有感於中者乃為一言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光之民

多矣好逸而惡勞好生而惡死樂飽煖而厭寒饑喜孝弟而憎悖逆其情蓋同也為之守者能與其所好而去其所惡使無不遂無不得者父母愛子之道也楊侯能與民同好惡而教養之則固子視其民矣民有不敬愛之如父母者乎古之君子治民者功著於當時名流於後世豈有異於是哉後之君子乃有異乎是篤於為已昧於恤民於民之好惡有倒行而逆施者欲免於怨憎且不可而與望其愛敬可得邪楊侯善治其民而民之

德之如此豈非今之賢者乎茲考績而歸尚益篤其道而不渝乎初則前所謂古之君子功著當時名流後世者又於楊侯見矣楊侯其慎勗之哉

贈張真人還山序

宣德三年八月正一嗣教清虚冲素光祖演道崇德守靜洞玄大真人張君宇清既仙去遺命以符印副姪茂丞俾嗣事於是茂丞奉遺蜕葴之山中遂來朝天子如其志封茂丞為正一嗣教崇脩至道保素演法真人仍

領道教事茂丞既受命將歸龍虎山其素與厚者太常丞張以清吏部郎中程南雲中書舍人黄振宗章文昭求予言贈之予聞漢張天師修正一法于蜀青城山以不已之誠而致無為之化其所以能興福祥去疵癘者蓋非一令其書具存可考也後之嗣者多能推行其道而有恵澤及民故歴代禮之至於我朝聖聖相承篤意民事凡其所行蓋純乎仁義之懿然他茍有利於民者亦未嘗不重蓋無所不用其至也况云有道之士能為

民捍患興利則爵命以榮之亦宜矣抑所謂有其舉之而不廢者也予嘗識道合無為闡祖光範真人宇初及宇清君其所以修於身恵於人者人皆能知也今茂丞以清俊拔俗之姿而嗣其教葢於漢天師為四十五世矣盛矣哉其傳之久也自漢以來千餘年雖陵谷有變遷而張氏之傳如此其久且盛固作於前者道德足以啓之亦豈非繼於後者能承藉而光闡之歟茂丞益脩其道持之以誠守之以中正斯亦美矣予又聞龍虎之

秀甲東南雖天台鴈蕩匡廬羅浮不能過真神仙之所處也宜必有乘雲馭風騎麟翳鳳翩然而來者茂丞倘遇之其進於道而能施利於生民無愧於爵命之榮與祖宗之副授也審矣予老且病思自放於山顛水涯寂寞之濵然國恩未報不可以遽去他日倘乞身南還尚當從茂丞問之有可以已疾而引年者亦庶幾得之也

贈何縣丞詩序

福建為縣凡五十其物産之饒固有足珍者而建陽又

非他邑所及葢其書籍行天下天下家傳而人誦之賴以知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方與夫天文地理禮樂律歴制度名物之微騷人墨客之文章醫藥卜筮百家衆技之説凡人之所宜知者其書皆建陽出焉有益於世甚大視物産之竒不足言矣然既久而弊生君子有慨於心者葢板不能以無蠧而字畫不能無缺且訛者補而完之斯可也因而去之使其文至不相續不可也其文至不相續而欲求其

義不失其意其可得哉比學者之甚病而君子之所以慨于心也乆而弊弊而復振不有嚮道之士其孰能之南康何侯景春之為丞於建陽也而盱江張侯光啓實為令葢所謂嚮道之士也政事之暇而汲汲於書視其板之蠧者使新之字之缺而訛者使補而正焉於是建陽之書復整齊完好使天下之人皆得善本讀之快然於其心而無嚮時之病者二侯之力也書有益於世二侯有功於書則大夫君子安得不深嘉而樂道之哉令

年景春考績來京師既復職而歸重景春者皆作詩送之而屬予序予謂景春之善其政固美矣而莫加於善其書蓋書者教之具也景春其知重夫教哉故特言之予老且病於他物寡所好而最好書蓋儒生氣習猶在也二侯其有以饜予所欲哉

樂安謝氏宗譜序

樂安龍頭岡謝氏宗譜譜謝氏之居龍頭岡者也初謝氏從晉南渡居金陵衣冠文物蓋與王氏等族屬既衆

又散徙諸郡其居撫之赤欄門者蓋靈運之後也靈運則康樂公玄之孫秘書郎瑍之子為臨川内史子孫因家臨川世逺益蕃於是又分為六族有居廣信之弋陽建昌之鋧唐崇仁之潭陂謝坊樂安之麻江洙唐者其仕與處雖不同而皆不失前時之望今居龍頭岡者則又自洙唐徙焉其先皆有譜牒足以正其本聯其支自元之季兵燹相仍故老舊文無復存者雖或有紀録得以考見水木本源之盛而不能致其詳昭穆尊卑亦或

有慨於心者此龍頭岡之譜所以作也譜作於浙江叅政輔斷自初遷之祖惠卿始惠卿子癸軒子均福仕元為提領均壽亦取進士官至耒陽知州因家耒陽提領之後幾傳為今叅政及叅政子紘與其孫璠等凡十一世皆具載新譜而舊譜亦不廢存之以備叅考於前之分也不忘其所自而後之來者得繼續於無窮此叅政承先裕後之意也夫作譜之法譜其所可知而闕其不可知欲以傳信也譜足以傳信而凡載是譜者皆能尊

祖敬宗正倫理篤恩誼則後世之悠久盛大有已哉自晉以來變故多矣而謝氏子孫猶若此其盛非立乎其先者有以憑藉維持之與然嘗聞之昔范宣子謂其保姓受氏歷虞夏商周之逺可謂不朽矣而叔孫穆子乃謂之世禄非所謂不朽所謂不朽者在於立德立功立言令𠎝政盛年美才行方大用於時視其所當立者而勉之為之子若孫者又勉焉而日進光於前人而賁賴其後嗣則此譜傳之百世有耀矣故為序而道之

貴溪吳氏慶壽詩序

天之於人與之以盛大悠久之福必其敦厚純固之德足以當之不偶然也洪範五福其一曰壽而必本於攸好德人能脩德於身而受福於天如持左契交手相付者蓋有矣未有無其德而能獲焉者天蓋不如是之昧也茲予觀於吳立之祖母而益信吳貴溪故家立取進士為刑部主事祖母江最賢其在家為賢女既歸為賢妻及有子孫為賢母蓋事上撫下奉祭祀待賓客接

内外屬疏戚貴賤莫不盡其宜孝敬儉勤端重誠至九族用為楷法以前庚子歲生至今甲戌歷年九十又五矣九月二十日則其生之日也子世賢年七十生於十月朔日孫大春亦五十後祖母六日生旬浹之間遇生辰者三焉大母紅顔白髮坐堂上子孫親屬奉酒肴羅樽俎各以次稱壽興拜鼓舞以為懽必霑醉而後罷及世賢大春之生亦如之歲以為常親戚鄉閭以為天下之樂無過此而世之能得者鮮矣今立在京師而稱壽

之日至惜去鄉遠不得隨子孫之列以祝長生其心盖
闕如也乃求在朝士大夫為賦慶壽之詩遣人持歸俾
歌詠而頌禱焉謁予言其詳而請予為之序且曰立之
家壽者蓋不止此伯母羅七十有五次叔世傑叔母李
氏裴氏俱七十是亦人所難得皆大母盛福所及也亦
宜牽聯得書以予計之前庚子之歲聖朝平定之勲甫
集也而清淑淳和之氣已見於發育吳氏之祖母得之
以生是以能若是久且盛也非其得於天與脩身者足

以為之本歟令將百年而享福未艾使為子孫者因其本之厚而加厚焉各勉於善以引長之德音不已則壽考無期矣豈止百年而已哉故為序之使後之人得而誦焉有以知夫太平之福澤之在人如此而吳氏之盛可考也詩凡若干首

汝寧府誌序

郡邑有誌尚矣若夏之禹貢周之職方秦漢唐宋之典籍載其山川風俗人才物產貢賦之詳為天下者得有

所考據以施宜民之治而仁義之道行焉世遠事殊文獻不足損益措置或有爽其宜者此書不可無作也我太宗皇帝在位時稽古右文既修永樂大典以資盛治矣即詔禮部蒐集舊文欲作誌書以著一統之大而未及成書今皇帝尊臨萬邦繼志述事遂遣使者分行天下詔諸郡縣並加采輯悉上送官將以成當代之盛典而彰萬世之洪圖也汝寧府故豫州之域自虞夏來為中州善地國朝以隸河南布政司其建置沿革與其地

之所有者載之於書久矣久則不能無弊也今太守項
侯欲修輯而未暇詔命之來祗奉惟謹課諸人士采録
無遺既以成書而進於上矣欲鋟其副於梓藏諸郡中
以備他時考覽焉書來京師求予為之序予謂河南為
郡七自昔以富庶稱而汝寧尤為人嚮慕大賢君子道
德之懿名節之顯孝義之著詩禮淳厚之習至于今不
替此豈一日能致哉其漸摩成就蓋遠矣項侯之守此
也當天下太平聖天子嘉惠斯民休養生息而得施其

撫循教誨之方使閭閻畎畆之間皆樂生興事而安於其所令又為書以達之上亦將以儀于下而傳於永久此賢太守之事皆可書也故予樂為序之侯名棐字所勤與予友盖同郡人也

六合陳氏宗譜序

六合陳氏宗譜都指揮僉事陳侯逵所修也陳氏居六合久矣侯之大父晟以才武自奮從太祖皇帝定天下功多授指揮同知鎮來州坐事免子啓方戍大寧從太

宗皇帝靖難屢立戰功有名累陞至忠義左衛指揮同知嘗念祖宗積累之厚故子孫能有立如此然當喪亂之際譜牒失傳鄉邑故老無在者水木本源之盛不克究知今太平無事為子孫者得以享其樂而忘其所自不可也思考索成書屬有疾不果乃書其所可知者以授侯俾為譜以傳後嗣其所不能知者則闕焉侯時年十一慨先志之不遂而以付諸已夙夜不忘思必有以成其志書既成予友前國子祭酒李先生序之矣至是

因以請於予予嘗聞先生言侯忠厚端潔惇孝弟之行心已重之則令之請其可辭夫譜所以明其所自出别尊卑辨疏戚倫理以正恩誼以篤而尊祖敬宗之道行焉著其所可知而闕其不可知所以傳信也眉山蘇氏出於唐眉州刺史味道而失其世次老泉為譜斷自其所知者録之不敢加一辭懼不信也陳侯為此譜本於蘇氏異乎人之牽合附會亂其所自出以取譏於君子者賢矣哉用心也譜所載六世其作乎前者不可知至

晟以武功官三品雖未久於其任而啓方復以勲伐得之令侯作鎮近甸以統馭綏靖之能獲寵用有譽望於時豈非前有德善以啓之而後亦能脩德務善以繼之是以若此其盛也陳氏既以武顯而侯讀書明理恂恂恭讓退然若儒生昔之謀帥者以悅禮樂惇詩書為上侯益篤於是則其進於福禄榮名當益盛子孫繼之復相與勉焉則此譜傳之百世有耀也

贈都給事中李君序

國朝稽古建官以隆太平之治其政令之施既設六部以分理之又置六科以司其出納凡宣布於下與下之有所奏陳者皆先自六科省審之必由於理而不違乎法然後行不然則駁正之使無或悖者而天下之治功成矣六科以都給事中為之長又有左右給事中佐之其給事中則因事之繁簡而增損其員必皆選天下之英才立心正大見事明敏行必依於仁義而不為外好所移易者從容於禁密之地日近天子道德之光於事

無不可言言之無不見用足以行其志達其道士大夫官至於此亦榮矣山陽李君讚字公美早以明經取進士擢拜吏科給事中吏科以選賢命官為職蓋出治之本視他任有閒也居無何上知其賢命掌吏科事尋陞左給事中今年都給事中缺吏部以為莫宜公美上亦眷之久矣即拜吏科都給事中公美在任不五年其正大明敏率仁蹈義不為外物所移而名實烝然於上下及是命也其同僚蕭君輩皆為喜屬予作文贈之以致

其慶快之意予嘗讀烝民之詩而嘆仲山甫之職重矣其詩有曰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蓋虞之納言乃今公美之任也當樞機之地而政令之本繫焉其任豈不甚重矣乎然考其能勝此者蓋曰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曰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夫柔而不過其則蓋有剛德存焉剛柔不偏而又主敬以為本法古以為用則何重任之不可能哉令之六科大臣之寓也居乎此者往往遂去為卿佐當藩臬蓋知之有素故用之不疑要在慎脩而

已矣公美之才行予知之舊矣由是而進益以仲山甫自勵焉則福禄榮名之至於遠大可量哉故書此為贈

贈侍郎俞公序

景泰四年秋太子少傅兼吏部左侍郎俞公足疾不能朝上聞之亟命太醫院擇善醫往視與良藥俾速愈醫奉命謹甚治之盡其方上亦數遣中貴人臨問加賜賚以慰其意上在潛邸時篤意聖學擇儒臣以備顧問公心淳氣和學博行端凡其講說皆二帝三王之道而啓

沃之功多上重之是以眷待若此其厚也久之公病未能愈上疏曰為臣之義當夙夜不懈以圖絲粟之效臣不幸久病不得奉朝請脩職業而虛受俸賜雖聖德有容豈臣所能自安哉乞歸鄉里就醫藥倘得小愈即當復來庶幾圖報萬一也上不許命就禄京師而錫予尤數且督醫治病益勤藥石鍼焫罔不施踰年疾如故復上疏曰臣受厚恩思竭力以報今病困如此猶勞聖慮勤太醫臣之感戴辟若天地豈能一日違乎覆載之内

哉顧病有不得已耳乞歸治之兾或愈以申後效上重違其意許焉且命愈當即來毋淹久於外上之於公可謂仁之至而公亦可謂篤於義者矣將行太子太保河閒王公重僚友之好俾予作文以贈行公天子近臣文行顯於天下予言何足為贈哉念予以衰朽之質得相從出入於朝荷公之輔益多矣今老病日加屢乞身不可尤賴公以寡過而公乃先去豈能釋然於懷哉雖然公尚未老其得於天者當未艾而福祿榮名之進益無

窮嘗聞之莊子大鵬之升摶扶揺而上者九萬里然至於六月亦一息焉息也者將以復升也氣完力餘則其奮愈逺矣公之歸何異乎是尚慎自愛思有以副上意與諸僚友之所望也

贈顔知縣考績序

君子之仕以為民也自公卿大夫至于藩臬大臣佐天子行政於天下其職雖不同而利國利民之意則同也然其位尊而去民也逺雖能善其政而不能親致之民

之被其澤也難矣惟令於民為最親得因上之所行而施其惠雖甚劇且勞也茍以至誠惻怛之心而委曲圖之民無不受其澤者此令所以為民父母也一縣之事操縱緩急必皆主於令民一於令是聽是以為令者茍有至誠惻怛之心以利民而民親之則雖公卿大夫藩臬之大臣孰不與為禮郎官御史何加焉此君子有志於民者所以樂為令也今國家篤意養民以令為重選而論治者必嚴於守令多請以進士任之以其所服者

聖賢之道所施者仁義之教而有以惠民也故百里之邑得一賢令而自進士為之則一邑之人喜不然則戚戚以憂進士之繫人望如此泰和吉安屬邑其人素尊德樂義朝廷亦以其易治也為擇賢令俾之各遂其安而顔侯以進士之賢者得任焉侯名夔字某長沙人其為政善善而惡惡嚚訟梗化則治之逋租匿稅則治之亦有撫之不從教之不改者則施治加嚴焉然善人君子自若也既三年當考績赴吏部邑中老長嘉侯之治

績謂予亦老而歸宜有言贈行予聞古之仕者不為縣令不得顯於朝故縣令之賢者乃入為卿佐為大夫或至三公封侯者而令之由縣令顯者尤比比也顔侯始自進士來為縣以至誠惻怛之心施惠於其民始終一致而不變他日政成為卿佐為大夫或遂進而上之可計日待矣予深有望於侯也故為贈言如此

贈按察使原公詩序

國朝設兩京以備巡幸古之道也聖天子尊臨北京凡

南京方面諸司所行事皆有成法設官任之既如古方伯之制以統蒞上下又設風憲之職以激揚刺舉於其間然後事無不宜而治道盛矣江西之為府十有三為之民也多矣公私之緩急機務之操縱其接於念慮者豈一二計哉非高才達識智足以周萬事者未易任也陽城原公以興博之學遇明聖之主遂由御史陞江西按察使明法度以振紀綱小大之人無不悅服至是歷三載餘矣將考績赴京師江西方伯言於衆曰三載考

績唐虞之法也皇上以堯舜之資行堯舜之事將熙庶
績以勵萬世然仁者贈行以言亦古之道也遂自作詩
以為唱而凡以詩鳴者繼之聯為大卷而以屬予序予
年八十三矣老病不足以與此然尚託治下奚可辭書
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待仕者之常法也然有
特達之升非常之遇焉今之六部及内臺憲長有缺則
必選諸外任之賢而用之人莫不以為宜也若吾江西
藩憲之長其為人望久矣奚可以常情待哉故為序其

詩以俟而期顧之意寓焉

送方伯黄公序

國朝設考績之法以興太平之治凡任官三載者各以所任之績獻於朝考驗而進退之於是能者競勸而在任者益奮於有為而治道盛矣此圖治之意也江西布政司地大人衆而事殷所統十三郡莫加焉當其任者必才德超越過人然後足以稱其任而興起事功蓋亦難矣將樂黄公廷獻有美才賢行超越人遠甚以明經

取正統已未進士累官至江西參政聲望赫然江西之人敬愛之又陞江西左布政使而譽望益顯今將考績赴京而惠則在人同列之賢右布政使某參政某某參議某遣人貽書于泰和王直曰黄公之賢名聞於時久矣今將考績為臣之義也然名實在人不可掩當天子用賢圖治之時予慮其以績最而留用焉則江西之人無乃失所愛乎且命予泰和令顏瓛速予致一言予無以應則私念之曰諸公於同列則善矣然考績黜陟

舜之法也未嘗忘人之賢然大賢進用必自三考始以堯舜之心行堯舜之政欲在位者皆為堯舜之臣在田野者皆為唐虞之民雍熙泰和之治均被乎天下豈止專惠江西哉公得專惠於江西江西之民之幸也令請俟公於三考之日必有高爵重祿如漢之待黄覇者以待公直雖老憊亦當杖屨迎賀於郭門之外云

西昌尹氏族譜序

尹氏之族由絳以進士顯於宋通判衡州後有為河南

節判及慶元同知諸郡縣學官者文學德誼表表有譽於縉紳間洪武缺年子厚先生以經行脩明被薦為縣學訓導予與先生子自道亦被推擇入縣庠先生素與予外大父臨淄知縣歐陽公最相好由是亦甚愛予勉學甚至未幾予竊第入翰林自道亦登太學相繼顯而先生長子復道遂與予為婚姻家蓋其父子宗族藹然循理而蹈義孔子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尹氏非所謂積善者歟予從先生父子遊迨今六十餘年凡其言行之發

惟有抑志而無伃心非積善者如是歟先生之志篤於善拳拳焉惇本睦族其意堅其行果既久而益信於人蓋無不推其為君子者先生修其族譜成少師楊文貞公序之令其孫克贊以潮陽教諭秩滿謁選赴京師又屬予一言予觀先生序其世德盛矣昔范文子謂其受姓命氏自虞夏商周以來益久且大可謂不朽者也而魯叔孫穆子謂之世祿非所以不朽其所以不朽乃在立德立功立言謂之立者卓然名世傳後而不廢也尹

氏之仕十世而禄不絶亦可謂盛矣尚益思所以立者哉苟三者有立則尹氏之盛孰能禦之此其先世嘗舉以為教為子孫者其可忽諸故序於其首簡

柳菴文後集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抑菴文後集卷二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裴　謙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連彭年

抑菴文後集卷二十三

明 王直 撰

序

會昌侯孫公挽詩序

君子之善聞於天下天下之人慕之而欲其大顯於時則必揚其善褒其德而富貴其身俾久生於世而不厭不幸而不遂焉尤必有申錫之命加其位號而播其休聲天下能言之士極揄揚之美載之文字刻之金石雖

踰百世而不朽皆其賢子孫克為之是以君子貴有後也以今觀之會昌侯孫公是所謂善聞於天下而褒顯富貴揄揚盛美雖百世而不朽者也公在永樂中以后族之賢居戚里之重宣宗皇帝嗣大寶位重念椒房之懿致位督府遂封會昌伯謹事朝廷敬恭朝夕篤亹亹之誠盡惓惓之忠言必循道行必由義在朝士大夫皆尊而禮焉而公之心久而不怠豈弟君子神明所相以耄耋之年致爵禄之顯如松如栢如岡如陵莫不以為

宜也何天不憖遺而奄棄感福當宁興嘆內外惋惜蓋君子無所取則衆人亦失其所依於是進爵通侯加以美謚命有司以禮葬焉當世縉紳能文者重公之德宜永存於世而不得久焉作為挽詩歌以送葬吾聞漢世有挽詩二章薤露以送王公貴人蒿里以送士大夫庶人皆哀其命之不長而其死可惜公之尊榮富貴極矣他無可哀也而人猶哀之者非為公也蓋為世之人惜也公之子若孫持以屬予序故為序之

己未會試録序

國朝受天明命奄有萬邦列聖相繼所以承天心而固邦本者莫先於養賢其出而用之則莫重於進士之科得人之盛致治之隆自唐虞三代以來莫有過焉者也正統四年行在禮部會試天下所貢士尚書臣濙侍郎臣士嘉以考試官為請上命臣直臣從善其同考官則臣寛臣一寧臣益臣復臣孟韜臣英臣寔臣潤生監試則監察御史臣聦臣慎其諸執事皆遴選也夙夜祗栗

以求稱上意于時就試之士千餘人拔其尤者百人遵
定制也臣嘗竊思天之生才固俾為世用然非養育而
訓迪之亦不能以成其才譬猶大山長原材木所生也
必資雨露之潤澤日月之照臨霜雪之嚴沍然後長盛
而堅緻大可以充棟梁小者亦足以備榱桷惟所用之
而已成周人才之美詩人歌之曰王國克生維周之楨
又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此可見也國家之於賢才
既養之學校矣閭巷之士感上之德亦莫不興起勵志

學問明夫所以修己治人者出而効於用皆竭其才以圖報今天下太平將百年雖本於列聖至仁皇上大德之所致然育才之効亦於是見矣諸生遭遇明時得在兹選進而奉清問被榮恩有日也尚思竭誠盡忠卓然有以立於世庶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小録既成因書以為序冀相與共勉焉

贈工部侍郎周公挽詩序

贈嘉議大夫工部右侍郎周公秉昂之卒也諸子奉其

於其里仙獅石之南縉紳君子之知公者多為挽詩俾執紼者歌以送公而致其哀惜之意葬已然繼作者未已也其子工部侍郎恂如類次成帙屬直序之直同郡人而與恂如同年取進士同入翰林凡仕而同朝者三十年蓋嘗見公而知公之德矣公孝於親信於朋友厚於姻戚而義動於其鄉賙人之急免人之難而拯人於危亡者數數也至論政事設施又有過於人者縣之大夫與鄉之俊彦皆敬而禮之初恂如為越府長史公已

受封如其官及恂如拜侍郎公又得食其禄然家之貲蓄自有餘諸子諸孫皆表然能立足以致其樂年幾七十以卒朝廷遣官祭之未幾而贈侍郎之命下矣生則備其福死亦享其榮可以無憾也而諸公之詩猶哀惜不已者何哉非以公之德足以有為而不得効用於時公之德足以及人而不得久存於世者乎古之君子愛其人而惜其死也則有招而復之之意則今之哀惜公者亦豈人情之能已哉雖然昔之効用而久存者多矣

其終得此於人者未必多也蓋亦以其實也則後之觀是詩者可以知公之實矣故爲序之使傳焉

送陳煕磨致仕序

陳氏與予王氏爲世親蓋予之祖母則公培之從曾祖姑予妻則祖母之黨也今諸子通婚姻則又聯陳氏或陳氏之所自出謂非世親可乎氣類既同而職業又同故陳氏之長者及公培兄弟與予皆莫逆公培往來京師其相愛加厚也今致其事而歸意欲得予言予雖不

暇安敢愛一言況事有槩于心者是宜與公培言也夫儒之可貴非以其誦聖賢之書而服行其道也乎聖賢之道以孝弟為本推之以仁民愛物至於仁義不可勝用然後為至惟予二氏之祖宗既皆以是存諸心而見於行事是以能不戾乎天而天亦不厭歷世之久至四五百年雖若無以大過人者而衣冠未嘗廢此豈偶然之故哉後之為子孫者當何如其用心也祖宗有以啓之而子孫不能繼於後將不遂廢已乎此予之所以惓

惓不忘也今與公培皆老矣而猶竊禄不去公培之歸盡儒者之職以示法後輩俾讀書行道以求不棄絶於天且不失前人之望非公培當務者乎聖賢之道天道也道之從違則天以禍福應之昧者以天為不足畏故行不由道而欲徼福於天可得耶公培之兄公餘以病棄台州教授而歸今又得公培陳氏子孫有賴矣予特憂予之子孫有不畏天不由道而天厭之於是而危身辱親玷累於祖考見棄於士大夫公培宜無吝於教也

公培若默視其非如秦越人相視而不加之意可乎君子之道不如是也此予之所以深概于心者故懇懇言之公培必有以亮予意矣

贈徐少卿序

國家置北京而漕運以實之呂梁其所由道也湍流迅激巨石阻阨頗頷張而齗齶露犀兕奮而虎豹爭舟上下一失勢輒敗溺不可收拾然非獨漕運為難也東南之人有事於北京及蠻夷海外諸國効職奉貢者亦必

由此舟航雲集至或旬日不得度公私病之朝廷於是妙簡賢才委以經略盱江徐君儀字孟威由給事中往馬君才智有餘夙夜盡心往者來者皆稱便名譽大振遂陞大理丞既九年又陞少卿然念君久任漕事功效顯著猝無可代者因復以委君知君者皆曰詳刑雖非細事而漕運實重寄君任之久指揮號令人各當其才是以不勞而事治若驟易之誠難為力古之大賢君子惟其道之行不以內外為重輕君之往宜也君聞之亦

曰吾幸蒙上恩備任使苟得効分寸以報知遇斯可矣豈以内外去留為心哉古之大賢君子惟其道之行則既聞命矣其敢不勉予為之喜曰賢哉徐君其能無愧於古之大賢君子哉然予聞之昔者韓侯入覲受命而歸詩人作詩送之其首章曰夙夜匪懈虔共爾位蓋言人臣之道以敬為主能敬則所以修其身者自無不盡官成而怠者鄙夫庸人之事也然則夙夜匪懈虔共爾位其亦徐君之志也與徐君將行其鄉友禮部主事黄

振宗請書予言為贈遂以贈之

贈宋先生致仕序

正統五年九月翰林檢討行國子助教事宋先生以老求致事蓋其年七十五矣行在吏部以聞上許焉先生名琮字萬鍾與直皆泰和人洪武丁丑禮部會試天下所貢士擢先生第一自是為名進士為御史出為教官又入為給事中刑部檢校遂分教國子既滿陞秩翰林猶分領教事前後四十餘年其文學才行表然暴著於

中外受先生之教以有成者蓋多矣及是將有請也士大夫咸惜其去曰漢伏生年過九十猶以經學授諸生今以先生之年校之其相去尚遠也而何忍遽去使學者倀倀無所依乎且天子方御經筵緝熙聖學左右大臣多知先生以為宜執經備講論今而求去獨無意於是哉先生曰古者四十始仕七十而致事為時用者三十年而已今吾又過其半豈可不知止足之分而失進退之義乎彼非任大責重既老而忘歸君子以為貪冒

無恥不譏則笑之矣吾豈可似之吾計决矣及得請而歸邑之仕者相與具酒殽餞送於崇文門外皆有不忍别之色酒半直起而言曰古之學者必有師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今邑中前輩無存者英俊之士皆有志於學而患不得師先生歸矣宜無吝於教也且古之致事而歸者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朝夕坐里門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教諸子弟是以賢才多風俗美則夫所以教者固先生職矣先生可不加之意乎先生曰子之言

善矣吾敢不諾於是人皆知先生之樂於教泰和之士之學之成者將視昔加等矣故直書其説以送之且以告夫邑之學者使皆知勉焉而且日冀其成也

送祥符知縣周士迪序

祥符知縣周士迪初以事留北京既受恩得釋將復歸祥符予友劉順先嘗為開封府學訓導知士迪為詳謁予求文以送之其言曰士迪臨川人始為巴縣木洞驛丞以能著稱於巴中四川按察僉事梁觀薦之擢諸曁

知縣再調而知祥符葢其讀書有守故所至有能聲可稱也先生不愛一言以華之則幸甚順先為人師務實行其稱士迪當不誣則予何可愛於言哉予閩世之論者云難為令非令之難為也惟其無愛民之心故難耳有愛民之心而不出於至誠則猶不愛也令無誠心以愛民則民亦肆其詭誕以欺令事日以滋而上之責日至此令之所以難也故予嘗論夫為令者得百里之地而治之其民以十萬計而事之交於民者有不可以一

二數欲求其誠心以相應則莫若誠愛以感之之爲易也然愛之之道豈止於刑罰之不加而已哉必求有以紓其勞省其費使得遂其生而後已故事有緩急不能免也我必擇其宜使便便焉杜其所以害事者使雖勞而不盡其力雖費而不殫其財則民生遂矣如是而發於至誠持之以堅久則民豈有不化者哉又豈有肆其詭誕以相欺也哉民化而以誠應令矣事豈有日隳而責豈有日至也哉則令蓋不可爲難矣昔魯恭爲中牟令

能誠心愛人以及乎物故野雉馴狎童子知仁而不掩焉其治效有可徵者夫人患無其才則雖有愛民之誠心而不足以行之若士迪既有才矣而祥符又中年之隣邑也今之歸視前之所施者果皆愛民之政乎若皆愛民之政則將之以不已之誠其治效必有如恭者若猶有未至則加勉焉夫何患不如古人哉予庶幾以德愛人者故於士迪不以頌而以規

送龍主事致仕序

古者七十而致事其未七十而病不堪任亦得致事而去則令之所以待夫仕也其德最厚矣夫士之仕者孰無終事之心哉然而風雨寒暑之接於外憂勞思慮之迫乎其中而欲身之不病難矣病而不得以修其職然猶居位不去豈其心之所能安哉上知其然於是而著為令使得遂其志蓋所謂君行仁臣行義上下交盡其道者也予嘗讀周詩而知其所以盛衰未有不本於人事者四牡之使臣勞於王事而不暇顧父母則探其情以

勞之故能感人心而成天下之治此所以盛也及其後
世有盡瘁事國而上之人漠然不加之意者此北山之
所以興刺也上下不交之謂否而欲其不衰可得邪聖
朝之體羣臣使老者得以佚其躬病者亦得以安於醫
藥而無失所者豈非天地生成萬物各遂其性之意邪
天下歸仁同乎二帝三王之盛豈偶然致哉君子於此
見之矣予邑龍氏為大家叔燊則其族之賢者也為禮
部主事八年勤於其職也至矣去年會試天下士與予

偕在院中朝夕不遑暇既罷忽得疾歸而治之及朞不能愈則嘅然曰吾受恩厚而病不得終事將柰何乃具以聞上察其實許致事而歸予與之有連也將舉酒餞焉而叔粲病不飲乃書朝廷待仕者之厚如此以送之用以慰其意叔粲歸矣善起居謹藥食疾庶幾稍瘳歛其所以施於官者而以教於家使子孫皆賢姻族鄉黨一皆勉於善相與樂乎太平之世則叔粲雖不與政是亦為政之效也於不得終事奚憾哉

送朱教諭考滿詩序

泰和素稱文獻之邦其士大夫服仁蹈義以修其身通今博古以見於行者自古有矣雖其風俗之美而亦學校之教然也國朝設科以來其自學校而升者蓋不乏其閒褎然冠本經魁鄉舉及為禮部第一者皆常有焉然為教諭者乃多缺而不備久之得嘉興祝思誠先生始勤獎勵以成士志永樂癸未領鄉薦者八人明年八人者皆登進士第又皆在前列由是文風益盛有志之

士尤日夜勉勵思度越前人而後已祝先生去繼其任者建寧陳士希先生益勉士於學士之中選者益多陳先生既滿官太學又得今朱先生仲言亦如前之所為為士者益勉永樂甲午而陳德遵遂為天下第一其成進士者又闕人歲辛丑登進士者五人而曾鶴齡又魁天下鶴齡雖不自學校出要以學校為之倡也由是天下論士者皆以泰和當甲乙之數於乎盛哉夫學校之教天下皆有也而泰和乃當甲乙之推者豈有異哉為

士者勤學而不懈為師者勸勉成就之至也朱先生今以考績上京師邑之耆儒楊仲基陳仲亨等相率賦詩以贈之而命予為序予謂朱先生之名有不待言而顯者蓋世之觀人者視其績而已人知泰和之士之盛如此則朱先生可知矣非朱先生學問有諸已其能致是乎雖然予又為先生慮也今制教諭成才之多則陞為郡博士或遂入太學為助教學正今之去其陞也審矣然人謂泰和之士之盛皆出於先生而皆以是望焉先

生宜有以應之矣夫勤學尚志之士所在皆有之勸勉成就之至在先生而已雖予亦不能無望也先生永嘉人永嘉文獻之地在宋之時有君子出焉其英偉豪傑之才聰明特達之見雄放宏博之論少有能當其鋒者先生其鄉人蓋有所得者也其善教宜矣予為序其贈行之詩既述泰和之士之所由感而必及此者使人知先生之學有以也

曾氏讌集詩序

曾先生存禮忠厚人也居泰和柳溪上囂然自足無所求於世而世之人皆敬之其子質中有文學行藝為鄉人弟子師孫良亦以明經舉進士為業其幼者皆聰慧向學於是先生益有以為樂客至輒置酒相懽而為賓客者亦皆為先生樂之歲之辛丑九月戊寅先生有蒴一本方盛開其姻友浙江按察僉事郭君公緒往觀焉而予亦適以事至其家先生大喜曰二公吾素所厚者然別去十餘年始一見昔之壯者强强者老今又將先

後去矣而吾亦頽然盖以老不知何時再見而樂也盍少止論舊乎固留予坐先生出酒與郭君飲之而飲予以茶約半如酒之數相與道昔時事雜以諧嬉怳然不知日之暮也而先生意不已焉父子祖孫更引滿勸郭君曰王公既不可強則捨此復何之乎郭君亦感其意之勤欣然為舉爵或一飲或再飲而後止蓋臭味之同意氣之合有不知其然者矣質中曰人生會合之不可常如此是宜有紀也因以捨此復何之五字書為丸亂

器中各探一言為韻賦詩一首而先生醉矣各罷而去明日詩成皆謂予宜序予謂先生居太平之時而享壽考康寧之福且有賢子孫以世其家其得於天者厚矣而又篤於朋友之誼如此豈人之所能及哉然則是詩也非唯以見一時之樂蓋其三世之美在焉是可傳也故為序而不辭

馮氏世德淵源序

祈門縣令浮梁馮誠録其世系事實為一卷名曰世德

淵源因兵科給事中戴君弁請予序其端戴君之言曰馮於浮梁為著姓其始居歙之黄墩在宋之時有諱宣者為潤州判官其子羽官至户部尚書羽之孫實為宣州推官蓋衣冠之族也實曾孫三人始自黄墩徙浮梁擇勝地以居長曰某居東鄉之髙嶺仲某居南鄉之湘湖季某居北鄉之禄角皆蕃盛誠則湘湖之後也其前之顯者多矣元季兵燹族譜殘缺誠之曽祖退安先生良輔嘗加考訂而於本宗特詳焉蓋誠五世祖諱光夫

號月屋先生以明經為宋長薌書院山長四世祖諱國綱號南窓先生仕元為蘭溪州都目曾祖退安隱居不仕以學行為人師祖大志洪武中聘名論治道以疾辭歸老於家父溪翁號漁樂閒居樂道以吟詠自適蓋超然於物之外者誠幸嘗家訓以科第入官恒慮世德之久而昧也乃録以示後人俾善繼之永勿墜顧先生為序之予不得辭夫所謂碩大之宗者皆由世德之盛然後能維持於久蓋仁義得於已斯足以獲乎天天固維

善是佑也然昔之人有務德而不至於久者未有不德
而能久者也務德而不至於久蓋莫之能繼也況於不
務德者哉是以君子貴世德也晉之欒氏貴卿之家也
武子之德晉人蓋比之召公子黶以汰虐繼之及武子
之施沒而黶之惡彰故盈蒙禍以僨其宗由是觀之前
人之德不足恃以久而唯能繼其德斯可以傳於久然
則為人後者奚可不務德哉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積之云者累而蓄之之謂也積之誠厚則其慶有餘矣

馮氏子孫尚世世勉之哉是為序

胡瓊彥璧字序

胡生瓊者新寧教諭用亨子也冠而字之曰彥璧今年舉教官來北京其師邵陽教諭鍾尚清嘗從予遊亦考績在吏部因以彥璧見予而以名字之義為請曰願有勗也嗟夫彥璧子之父師所以命子者至矣奚待予言哉瓊玉之美者詩所謂瓊瑶瓊琚瓊玖是也而許氏以為赤玉前輩非之則瓊為玉色之美信然也夫玉之為

用衆矣圭璋琬琰珩璜琚瑀皆玉為之今字子而以璧者蓋舉其大者言也璧之為用莫大於禮夫若子男所執則又以養人安人為義夫其用之通於上下如此豈瑕玼玷缺者所堪必其美者也然則子之名與字豈徒假借以稱道也哉古之君子蓋比德於玉禮之所記可見矣子當勉夫仁義禮智之德使和順積中英華發外則其睟然盎然者即玉之美之著見者也由是用之於上下無往而不宜矣雖然人非上知盖不能無過如玉

之制器而或有玷累焉亦在治之而已人有過而改之則其為德也全玉有玷而治之則其為器也貴予誠有美質然予願子有過而改焉以至於德之全足以達於上而益於下然後無愧於命字之意昔趙人有璧其直十五城以予觀之果可以用於上下豈直十五城而已子能勉於自治而至於德之全則其為用大矣教官之得與否何所加損哉子其勉之

送沈縣丞序

姑蘇沈友發為丞於襄垣既三年以考績來京師援例復職去稽勲員外郎韓禋素與善也命畫者繪為送別圖而求能詩之士賦詩以送之復請予為序予謂朝廷以百里之縣付之令而以丞佐之所以厚民也故凡一邑之人寒者欲衣飢者欲食寃抑者欲得其理勞苦者欲得其安皆於縣令丞望焉而為令丞者當思朝廷委任之意下民屬望而皆盡其心使無飢寒愁嘆之聲則其職盡矣夫民無飢寒愁嘆則給足安樂可知也以素

給足安樂之民而率之以趨事赴工豈有怠廢之患哉此為縣令丞者所以為重也然嘗思之丞所以佐令惟事之宜而已非欲苟為異同也是故令果賢其所施者皆宜丞將順以成之矯矯而為異不可也令果不賢其所施者有未宜丞當舉正而行之翕翕而為同不可也矯矯而異翕翕而同則事斯敗而職斯曠矣縣安能治民安可望哉然世之為令者或不識其非不惟丞之謀專而自私者有矣斯二者皆非也能久於其職者亦少

矣友發丞襄垣經三年之久其能不苟為異同而善於其職者也今之去而益盡心焉使一邑之人給足安樂而興起於事功則九載考績循次而陞大邑佐大郡皆可冀也惟在勉之而已予不識友發且不暇為文然而為之序以告之如此盖重稽勲之請而亦欲成其美也詩凡若干首繫于下方云

送王生序

金谿王生禎奉其父泉坡公之命歸視墳墓于金谿以

予為父執也求予一言以自勗予謂公之學行表然為望於中外生奉庭訓足矣而何取於予言哉念予與公交好四十年契誼之篤非他之為朋友者比則予之於生可愛一言邪雖然予所欲言者皆天理之常人道之當然非有異也試相與誦之子夏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是孝弟者天理之常人道之當然不可不務也常人於是有未至君子固責讓之若仕者之子弟則責

讓加焉責之甚者愛之深也夫孝弟之行豈止於事親敬兄由是推之忠於君弟於長信於朋友睦於宗族厚於鄉黨州閭又推而至於事物之細微皆當理而無私適宜而不謬然後已此所以為仁義之實堯舜之道亦不過是也今仕者之子弟務此者有矣其不務此者不可謂無也矜才怙勢以自逞於利欲之途於其父兄且不恤況推以他及乎蓋有責讓所不能加而徒為之長嘆者也生資禀質厚未汨於利欲其事父兄庶幾不悖

是道若推行與否生蓋知之矣生勿以所能自足務推之以極其至始為孝弟之士終為仁義之君子則無愧於父兄而予亦有耀矣且仁義天爵也天爵修則人爵至彼汲汲於求而悖乎道者未見其必得也生勿以累其心予之告生如此生以為何如禎拜曰先生愛禎厚矣禎敢不勉一時贈行者皆以詩遂書予言授之俾弁諸其首

龍氏襍畫卷序

襟畫一卷予姻戚龍叔粲甫所藏也叔粲與予士郁皆貴顯於時然世俗之所好者皆弗好而獨愛畫與之厚者多以畫遺之叔粲取其襟碎者萃為一卷持以告予曰粲忝備官使敬恭朝夕不在公署在朝廷汲汲焉以修其職於夫山川草木之類昔之所以娛耳目悅心意者雖或此所未有縱有之亦不暇顧甚矣其卒卒也幸而少閒惟取此閱焉凡向之所愛者一舉目見之不出戶庭之間而若自適於湖山千里之外繹煩抱而暢雅

懷葢有得於此矣予視之畫十有二幅山水一梅二松梧蘭竹四蒲蔔春草蒴各一鶺鴒一最後松鼠終焉嗟夫叔椉子可謂善於取樂者也人之出處不能同其所以為樂亦異是故有爵位之榮者則必以行道致治為心居幽閑之地者然後留意於山水草木之娛勢不可得而兼也今子託意於畫以足其所好葢兼貴賤之所樂者而盡得焉亦何其快哉然予聞之君子於畫非但以供玩好亦將取益乎已也古之豳風是已今畫中所

載山之靜水之動石之磊砢人之或行或止與夫植物之清貞芳潔滋蔓而紛敷羽虫之安馴毛虫之睢盱窺伺皆極其摹寫之妙非所謂萬物各安其所各遂其性之謂乎子之於仕方進而未已也觀山之凝重而以益吾仁觀水之流行而以廣吾知觀石之堅確不移以厲吾所守推而行之使天下之物無不安其所遂其性則子之樂將有大於此者畫云乎哉叔粲喜曰先生之言善矣粲不敏而願學焉請書于卷首庶每覽之而不忘

遂書之

送楊孟頎還鄉序

予泰和多故家然其德業有繼久而益盛者可數也以今觀之盛莫若楊氏凡其既遠與予所未知者皆不論舉其近而可知者吟窓先生盛德君子仕元為循吏以翰林待制終于家有傳在國史於今則少傅公也文章德行嘉言讜議彰信於朝廷而孚聞於天下其所以重楊氏者豈特漢之伯起哉故泰和之族以楊氏為甲由

是而知凡祖宗樹立於前者苟無賢子孫繼之萎薾不振蓋宜也且均之為子孫而承高明之世者為最難蓋祖宗之德一有不肖則非所以為繼而見咎於君子細人之媢嫉者即相與滕口呴小為大舉似為真使人將無以自白故盛德者之子孫必無間然庶可矣於乎豈非難哉雖然自常人之蔑理徇欲者視之則誠難矣若夫好德之士非道不言非禮不行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從容於矩度之中則於光祖宗裕後嗣若未見誠

難者是以君子貴世德也楊氏自唐虞部侍郎畧至今少傅公蓋五百年而益盛非偶然也世德以維持之也楊氏之昌大有窮哉少傅公之子孟碩去年來覲省於北京循循守禮法日侍公左右聽誨言既易寒暑矣今奉命歸理其家而猶拳拳於庭訓若不忍去朝夕蓋好德而思勉焉者賢矣哉孟碩也世之妄子弟樂去其親以適已自便豈不有愧於孟碩哉然予聞之人子之賢要在成其親之志不以奉朝夕為足也孟碩歸矣以所

聞於公者拳拳服膺焉謹其言行而輔以益友德業之盛足以光前而裕後此則公之志而孟碩成之韓子所謂志養者也孟碩將行自少傅建安楊公以下皆作詩送之予最故序其說以弁諸首云

送蕭余隆詩後序

今年夏予至北京見余隆讀書於彭士揚先生所吾邑宦游之士與凡以事來京者皆與士揚相往來暇則合坐論道理語故實繼以詼諧笑嬉譁然不知日之夕也

余隆處座隅展卷吟誦未嘗勤說讕語有疑則問問已則坐誦如初諸公見其專懃皆愛之未幾辭歸永清省其父去三月復來則告予曰生以父命歸鄉里不得留此卒業矣為之柰何予曰爾其歸哉父命不可緩也古之學者雖有師然未必皆成於師師者指引開導而已精意以索之勇往以求至焉則非師之所能必也昔者銅陵有豪宗嘗命儒訓子弟耗其千金之產卒無成至相詆訾以為謗莫肯命儒者眉山有大儒少不喜學人

怪而問之不應既三十乃自閉户五六年盡通六經百家之説遂以文名動天下夫是二者豈皆由師哉勉與不勉而已爾歸而勉焉不患其無成也不然則雖使為師者日夜提耳而命之徒見其煩何益於學哉且夫學者學聖人之道也道莫盛於堯舜而孟子以為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蓋孝者仁之實弟者義之實其在人非遠也其為事非難也由已而推之以達於國家天下則於平治也何有故云然爾來省父於永清今又歸以養母

又能卑讓於長者而不敢先焉則於孝弟知所用力矣勉而修之至於仁義不可勝用然後為學之成夫自永清至泰和蓋六七千里如此其遠也茍力行而不止其至可以月日冀爾之於學亦由是而已歸而勉之毋自止焉則善矣何徒惓惓於此也余隆喜曰生歸請事斯語矣於是士楊牽諸能賦者作詩送之予即書所以勉之者于後云

送楊孟辯南還詩序

吾邑楊孟辯其先在宋時有以科第入官者由是為著姓至孟辯兄弟遂以貲産雄一鄉永樂中析富民實北京孟辯與焉既而部符下有司擇民之優於産業而有才行者俾常掌其鄉糧賦孟辯又與焉然不勝二役之煩而慮有失也數往來經營之蓋盡心公家而安於其分者然人之恐喝朘削蓋比比有也則喟然歎曰吾邑富人如吾者何限然有未嘗受役者而吾乃二役焉今亦久矣年老財匱雖有薄田而灾沴荐臻其何以勝此

即訴於通政司請援例免一役户部為下有司俾人為代掌糧賦而卒不得代孟辯無可奈何相見縷縷道所苦與其情之欝而不伸者曰天其或能矜我也予解之曰為民而受役於官宜也然役貴乎此仁人君子為良有司者之任也此之二役而彼或無役焉謂之平可乎今之良有司以仁存心毅然不為勢力所回者足以辨此子歸以其情告焉必當惻然動心役庶其減矣予聞之人衆則勝天天定必能勝人故為善者必福為惡者

必禍天定故也吾邑文獻之邦詩書禮義之習比屋皆然昔之肆為民害者蓋亦有之迨乎天之定也卒皆泯滅而無聞故家大族能久而存者詩書禮義維持之而已子宜訓於家必為此勿為彼則天將佑之豈久困於役哉邑人之仕京師者皆作詩送之而屬予序故書以弁其首云

慶陳梅芳七十序

予妻之弟陳公梅芳以洪武癸亥歲生至景泰壬申年

七十其妻蕭氏生洪武壬戌閏二月初二日則七十一
矣白髮蒼顔並受其福十一月十二日則梅芳生日也
其弟用柔在京師與予子秬嘆美其壽考又思所以致
禱焉予謂烹羊炰羔執豕于牢擊巨鮮釃美醪合親戚
朋友而懽樂焉此其子與兄之子及女之夫能之足以
娱其老矣不待予告也而用柔必欲予致一言予念陳
氏故大家而與予王氏有世好予祖妣夫人實陳氏先
考榮禄公則陳氏之甥與梅芳之考為兄弟予為彌甥

於梅芳為外兄梅芳則予内弟而梅芳之女兄為予妻亦禮所謂兄弟也今梅芳當聖明之世天下太平耳不聞徵名之煩身不涉吏繇之苦田園足以給衣食山水足以供遊釣有子有孫足以承顔色奉温凊親屬故舊皆安於無事可以遨嬉而往還其優閑之福蓋備矣昔人論壽以七十為難得今梅芳既七十予年亦七十四予妻則七十六内外兄弟有若是三人天之所施亦可謂厚矣慶壽之日得以樽俎更勸酬豈不樂哉然予猶

忝竊未能去不知懽忻醉飽之際其亦能念予否乎洪範五福以壽為首而必本於德梅芳之德予知之惇厚安靜而心氣和平非禮之言不正之行未嘗出於口形於身人或有忤於梅芳而梅芳則無忤也可謂篤實之君子其受福於天蓋宜矣予又聞之成周詩人之祝壽也必欲其德音是茂保艾爾後乃已焉梅芳之德有諸身又推而勉其後人使其子與兄之子以及諸孫皆讀書為善內睦於家庭外睦於鄉里惇本尚實謹言慎行

至和之氣足以致福祥他無或撓之者則梅芳可以安享壽祺於百年子孫亦永有令譽陳氏前㳂之時庶其可復矣此予愛厚之心也故因慶壽而道之

楊處士挽詩序

吾邑楊孟辯氏改葬其父世忠處士與其母配胡孺人同兆一時士大夫知處士者皆為作挽詞俾執紼者歌以送之蓋處士有德善形于家著于鄉邑其死也為可惜故於其葬不能已言也葬已孟辯之子廷選彙次成

帙因来北京持以求予序昔者三良之死也秦人哀之為之賦黃鳥齊田横之卒也其賔從皆甚哀而不敢哭於是作歌以寄其哀漢武帝時李延年分為二曲薤露以送王公貴人蒿里以送士大夫庶人令其詞尚在皆所以哀其人之不幸而惜其命之不長夫死於不幸與其壽之不長固可哀也若處士者年既七十不可謂不壽矣而又以令終亦不可謂不幸也然而猶哀惜之者非特以其德善故邪夫人之生莫不有善故為善者人

之所當然也能盡其所當然亦其分焉耳何以異為哉而於處士哀惜之者豈以處士之為善視他人為愈者邪以一邑論之其為人也多矣其於為善能如處士者亦不可謂無其人然鮮見知於士大夫見知於士大夫者有矣而哀惜於其死者幾何人哉今處士之葬而能致哀挽之多如此者豈非有孟辯者為之子而又有廷選輩為之孫故邪由是而知人不可不為善而亦不可無令子孫能為善矣而子孫不克自立則雖美而不傳

況於不能為善者邪然則世之為善而無令子孫汲汲以表揚為事其泯然無聞也豈少哉予於是詩既多處士之善而又嘉孟辯父子之能顯其親乃為序之使凡觀者庶乎有所興起也詩凡若干首

送梁學録序

國子學録梁先生叔莊謁告歸泰和省墳墓同邑之士之在北京者多與叔莊連姻好俾予贈以言予謂叔莊之官太學三年矣太學仕者數十人論文行之美無愧

於為人師必曰叔莊蓋能以聖賢之道修諸身而推以及人凡世俗之附聲勢急貨利叔莊皆不肯為是以譽望如此予邑之以儒名家者非一姓前五六十年先生君子有存者其道德之懿法度之嚴表然為望於鄉邑後生小子得有所視效而不敢為非或有未然凜凜乎其言之畏也故風俗猶有可稱者迨老者日化壯者亦日以去向之以儒名家者遂稍稍渝其舊或既顯而歸則又倐然而無所自防薰陶變化於是乎有不可勝嘆者

去年少師楊公之歸鄉人得瞻其容儀而聽其誨論知善之當為不善之不可為始有沮怍而興起如見前之所云先生君子者今叔莊繼公往矣承休襲美叔莊所宜務也自言行之常以至論議之大益謹而不自放使凡接於見聞者益有所感發如復見公則鄉邑之美當復如前五六十年可必矣儒者之道固將以化民善俗然必先於家未有不先治家而能淑諸人者則夫以儒名家者當何如可知也而可以渝其舊哉渝其舊君子

謂之辱先子與叔莊氣味頗相似而世有連則予諸子非有望於叔莊而誰望哉予嘗告以循理畏法矣叔莊幸深察之善教之使必為君子不為小人而無忝於先世無愧於儒名家則予之感刻有已哉

袁氏族譜後序

西昌袁氏為著姓蓋吉州刺史邯之後邯則唐司徒滋之少子也自邯以来衣冠蓋不絶宋之世以科目顯者相繼而仕於郡縣纍纍有焉至于今富陽令仲愚之孫

凡廿一世袁氏之慶澤遠矣哉初予與仲愚同遊邑庠
未幾予竊第官京師久之仲愚亦充貢入太學遂有富
陽之命而其從子和又以明經取進士名聲日藉甚人
皆以遠大期之而不幸早卒今其後輩又有讀書而思
奮者其感未可量也往年予家居時識其前輩克恕克
睿克謙克勤皆忠厚樂易仲愚則克恕之子和則克睿
孫也而克謙之子仲偉亦嘗同在邑庠不果成名而去
今亦老矣仲愚爲富陽倦而歸持此譜屬予序其後予

家與袁氏相邇而屢通婚姻且又有詩書之好則豈可愛於言予聞故家大族雖以仕宦為榮要當以德義為之本德義有諸己而爵祿加焉君子榮之不然而徒以貴勢陵鄉里君子不取也况為之子孫者固當守禮畏法以和睦其姻族鄉黨而欲驕肆以逞惡乎其可哉袁氏之先顯矣兹六七百年而猶不失前時之望非祖宗德義之積不至此然則子孫所以迷續而引長之者其可不以德義為務哉仲愚今六十五矣族之老長多無

在者所以訓飭諸子弟以承先裕後仲愚實當任之茍如是則謂之故家大族誠無愧而傳之百世有巳哉

送錢鷺棊序

吉水圓塘錢鷺棊翰林學士錢先生之姪也來侍先生且三年其言謹於禮其行謹於義朝夕左右未嘗有過差先生之所友者皆當世名人其往來無虚日鷺棊應對酬酢皆能中儀節閒暇過從非鄉郡故舊之家則之縉紳先生之門若聲色之塲貨利之區飲博之肆慢戲

佚遊之地不肯一涉其閭恂恂然僮僮然君子謂其質之淳而亦受教於家者致然矣予嘗竊嘆京師者萬方會同之都也當太平全盛之日聲名文物之美固足以為榮觀然物盛人衆凡奇詭淫泆所以蕩人之耳目而移其心志者亦莫不有焉貴游子弟信道不固立志不篤惑於外而荒於中決禮義之防失孝弟之道幸或歸其鄉又以其所習者而施焉傲然自放於繩檢之外逞奇衺之心恣残賊之行彼僇辱其身固宜矣而貽親之

羞若是其可嘅也則予於鷄蚩安得不愛且重耶夫所謂故家大族者非獨以人爵之貴也葢有天爵焉修天爵而人爵至又益篤於所修此所以亢其宗而為鄉邑之望也得人爵而棄天爵君子謂其必亡况彼妄庸之皆無者予不知其何如也往年予識先生之子鸞停鳳躍皆循循守禮法今又得鷄蚩錢氏之福其有窮乎哉予家距圓塘不百里而予與先生同在翰林三十年交好為最深其受益也多矣二家子弟宜交修以善庶幾

古人之誼予蓋有望於錢氏兄弟也故於鶢䳒之歸爲序以贈之凡賦詩者則繫於下云

蕭氏流芳集序

流芳集者吾邑清沂蕭公北之所輯録也蕭氏世以善聞公北曾祖以德孳孳爲善事父母孝鄉邑稱之其子士信孫缺等亦克如其志皆勉於善行士信等又工於繪事以寫真得名嘗遊京師及通都大邑聞其名者爭迎致輒爲寫無不肖似且并其風神氣韻而得之而

未嘗徼利人以此益重焉又推及其先祖之美而形於贊咏盛矣哉其言也公北益喜曰此吾祖考累世之善所致也諸公大人之言豈可多得哉將與其世系通類而傳之庶託以不朽余與蕭氏厚善自士信來五世矣而於公北尤深今致仕而歸既老且病學業盡廢人亦知余無能漸不能復記憶私竊自喜方焚棄筆硯以求快于一時而公北乃以此求余序余雖不能為然念舊不可辭夫名者實之表也有其實斯有其名然必託之

文字以傳故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文豈可少哉蕭氏之善見於文字多矣顯者若尚書茹公侍郎張公劉公祭酒張公翰林劉公解公御史陳公及諸侍從近臣縉紳先生海桑陳公輩名德聞於四方者皆有著述稱其善行之美贊其圖繪之精大篇短章不可殫紀傳至于今數十年兄弟子姪之衆不忘祖宗之舊皆勉於德藝以立身揚名公北又思傳芳襲美於悠久使永永不替賢於人遠矣哉禮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

傳不仁也公北知而傳之可謂明而仁者矣蕭氏子孫尚益勉於其後則斯集之傳有已哉故為序之使傳焉

胡氏族譜序

胡氏先居長沙馬殷之亂有兄弟三人曰杲暹昊者始避地來吉伯居廬陵值夏宋資政殿學士忠簡公銓其後也仲居泰和之南岡朝奉大夫衍其後也其季始居泰和之禾溪再徙居黃漕南城丞箋其後也三族皆蕃茂亦皆以文學德義重當時而忠簡公之孤忠大節剛

直之氣浩然塞乎天地之間嗚呼何其盛哉黄漕之族五世乃析居社溪至今而猶盛社溪去黄漕蓋甚邇其山水雄秀而風氣清淑胡氏承閥閲之華以禮義相上節行相高表然不失前時之望非他族可比也吾聞故老言宋之季世有文可者懐竒負氣思乘時立功名文丞相辟置幕府與謀議丞相被執得間歸痛憤發病死其弟文静猶慷慨欲有為時北兵所至敢拒敵者屠其城而泰和已下何侯守之侯聞文静事即躬詣社溪諭

諸父老且招致文靜文靜抗諭不屈曰吾寧死不負趙氏倏恐其終為變以貽大患遂害之而邑里以寧文可子南叔亦能鋤溪峒叛逆以保鄉里全宗族其徇節秉義有此三人不亦偉烈奇男子哉夫所謂世家大族者其先必有德業以啓之後之人復勉於善以續闡趾美斯能光顯盛大而不窮若胡氏是矣今相傳十六七世而當天下和平之時老者以恭厚廉讓訓於上子孫以孝弟忠信承於下內睦宗族外睦鄉里鬬爭凌犯之風

無有也則其慶澤之長可以世計哉此譜作於仙遊教諭繒而求予序其首予素知胡氏故為言如此以示其子若孫使善繼之而思所以無愧焉也

贈邢士俊序

醫者活人之術也惟其心之厚於仁者能之蓋天生斯人必欲使之遂其生然六氣之淫七情之感有不能克者由是疾病加焉苟無以濟之而或陷於死亡則天地之心有所不遂矣聖人者出為之醫藥以調其血氣制

其過輔其不及袪其害之自外至者而人始得以自遂此聖人之仁天地之心也自是而後以醫為業者必以仁存心然後能盡其道人之養老慈幼而欲遂其安者得有所託矣兵科給事中李春景陽世家無為州有老母在堂道遠不得迎養來北京其心蓋惓惓然未嘗須臾忘也今年春母忽得疾勢且殆他醫環視莫能愈乃走郡人邢士俊所求治士俊原其受病之由而思其制病之方旦夕候視與善藥未幾疾良已功成而退無矜容

無德色景陽始而深憂之及聞得士俊而愈則大喜曰賢哉士俊吾母所恃以安者也其德可忘哉乃詣予誦其事而求文以美之且曰士俊翰林侍講寬之叔世以醫名治人多奇效德之者不特春而已予聞而心喜之夫醫者仁術也必仁以行之而不累於私然後人得以受其惠不負於聖人之意不愧於天地之心士俊如此所謂厚於仁也乎其賢誠遠於人也乎初侍講取進士第一予疑其先有積德焉後聞其世以醫活人予益信

夫仁者之必有後也今士俊又以仁心行仁術而收活人之效安知其後不益昌大矣乎仁天之德也人而體天之德天安得不佑之士俊行之以不倦而果得於天後之人有所視效而興起是亦士俊之仁之所及也豈不美哉

送彭知縣復任序

翰林庶吉士歐陽允俊予同年友也為予道項城令彭君仲恭之賢曰仲恭本吾郡龍泉故家始以秀民舉於

其鄉授廬州英山縣丞有能名在英山七年即拜項城令盡心所事不懈益勤前年河溢浸項城民田民無以供稅仲恭以聞得盡蠲其租而民以不困於是皆樂上之賜而益稱仲恭之賢今以考績來京師將復歸項城予與仲恭有連也率交游之士賦詩送之予宜為之序於戲仲恭其可謂賢於人矣雖然亦一時之遇也夫君子之仕也得百里之地而治之固足以行其志矣然古之人有為之而無其效者何也蓋不遇夫可為之時或

不際夫可言之日故士有不盡用之嘆而人多無告之窮方今聖天子在位以至仁治天下天下之人既已安矣而上意猶慮有不得其所者臨朝親問每至日晏恐不畢得聞凡長民者有事而來必問其民之疾苦使條列以對為之去其所惡而施其所好聖天子仁民之意於是為至矣予嘗竊嘆以為今之仕者幸而遇夫聖明之朝而際夫得言之日誠能因上之仁而達之足以行其志矣天下之人豈復有遺利乎此誠萬世一時也然

而長民者或有言而不盡有諱而不言往往以此得罪是上愛民之仁而長民者乃不能充而達之是得為仁人乎哉豈不大可慨夫仲恭為一邑既能達下情而侈上之賜其志得行矣今之歸其益思所以廣上之意哉能如是則仲恭為不負於其職其進於福禄榮名不可量也予未識仲恭因允俊之言為序以送之仲恭其勉之哉

慶蕭公夫婦八十序

萬安蕭公闕　與其配嚴氏俱生於洪武乙卯至今景泰甲戌年八十矣正月念五日實蕭公始生之旦五月初十日則嚴氏始生之旦也子作楫與弟作舟作珪作瓚將於是時大陳酒席㳟賓客以慶之其仲作瑄由大學生得無為州判以公務留京告予曰家君荷天之福以至於此幸矣而限以官守不得從諸兄弟奉觴稱壽於心有不釋然者敢求大人先生一言使子錡奉歸獻於堂上庶幾以慰悅其心幸毋辭予謂天下之物出於

人爲而可以充其口華其身適其性情安其寢處者皆足以致之至於壽則出於天雖聖賢有不能必者葢非智所能謀力所能任也是以君子之相愛也則必以壽祝之祝之者望其有得於天然亦豈可以幸致哉洪範五福其一曰壽推其所致而本於德焉茍務乎德斯足以獲乎天然則天未爲不可必也彼其有不得者葢不可以常理論也公夫婦之獲乎天如此豈非德之所致哉考其初生正當皇明方興之際辟之貞之有元冬之

有春也是以温厚純固之氣實鍾焉繼以列聖在位覆載生成之恩厚矣故公夫婦並享夫壽考康寧之福為鄉邑之儀表為閨門之楷範是雖公夫婦之得於天豈非亦遇其時哉今天下之人多矣其壽如公夫婦者葢有焉然不能皆有作瑄兄弟為之子也公有子有孫既貴且富而又有文以為頌其福不既備矣乎况今制仕者之賢必推本於父母而加恩焉故仕而稱職無過舉者則封贈其親作瑄既有譽於時皆庭訓使然也則公

夫婦之受恩於君又可待矣德之盛則福之進將益遠而無窮他日尚當爲言啓諸公之賦詠以爲壽不但已也

送道士曾允迪序

泰和城西黄茆岡晉仙人王子瑶煉丹之地今延真觀在焉地既奇勝故學道於此者往往與他處異予幼時從鄉先生曾仲章讀書其中是時前輩諸老師多在皆表然有行藝而掌其教事則胡閑所也閑所居正一堂

別為屋於堂之西竹樹茂美非塵迹所能到閑所與其徒講道及延接士大夫皆在是蓋超然方外之樂也其後曾先生没予遂去入鄉校及官京師久而歸前輩諸老凋落已盡惟與予同遊者若令道㑹戴用拙及道士劉弘正蕭弘中黄仲真數人而已允迪實閑所之孫亦頴出儕輩能蔵其教事鄉人重之數人者以予嘗遊處於斯也暇即邀予至其舍相與論舊酌酒至終日予樂之今别去且三年心未嘗忘也今天子深仁大孝慨念

太宗皇帝聖神在天思仗玄科以資冥福名天下道流俾依教藏事焉而允迪亦來既畢事受賞而歸過予求一言為贈予謂人之為學必廣其見聞以充其氣廓其量然後能脫去凡近以遊高明况方外之士乎允迪涉七千餘里以來京師凡山岳之崇高江河之深廣都邑之雄壯人物之鉅麗皆見之天下之學老子者皆得與之處其必有以自廣而不膠於淺近者矣則今之歸吾知鄉人之待允迪者將加禮於昔矣所以繼前輩之餘

風而為道家重者吾於允迪乎望也允迪自言其祖始居文溪為儒家則故吾里人也故為序以送之所以重允迪焉耳

送尹執中歸省序

上在位十八年朝廷清明四方無虞壹意稽古禮文之事既纂輯性理大全之書以嘉惠萬世幾務之暇又取古昔聖賢盛德至善以致休祥者類為一書名曰為善陰隲頒賜廷臣及内外學官弟子使知善之當為與天

之佑善如此而皆勉焉此誠開淑人心之盛意也於是南京國子監司業吳先生德潤率六館師儒諸行在稱謝而吾友尹組執中以諸生實從行於是執中同學之士若翰林檢討余君學夔進士任時敬敏尹源本深兵科給事中劉渙士拯太學生李湘允淮與予皆在得相與道舊故意懽甚甫三日即别去則皆不能無離合之思去住之感矣既又相與告予曰執中入太學已三年今將援例告省其親子宜無愛一言嗟乎予何言以告

執中顧所欲言者豈有加於賜書哉夫所謂善者人性之本然也父子之仁君臣之義夫婦之别長幼之序朋友之信以至於飲食起居酬酢萬變細微曲折之間莫不有至當之理焉是所謂盛德至善也夫人皆有是而人不能皆善者怵於利欲狃於俗蔽故有流於惡而不自知者此今之書所以作也然豈獨以告諸生將由諸生而施之天下焉執中歸矣問安視膳之隙必往之學宫而此書在焉其與邑之君子奉揚天子之德意而以

倡於鄉之人使皆務善而去惡自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道以至萬事之理皆勉而循之以長享太平之福澤豈非美歟他日歸太學而膺爵禄之榮又推己所得者以淑諸人使他之為諸生者累千萬人皆推其所得以淑諸人則天下純乎道德之懿雖唐虞莫加矣予姑先於執中乎觀也

贈鄭進士公實還京序

予以天順元年請老而歸明年二月有悼亡之戚初予

妻病嘗治葬具不果用至是乃亡縣令佐謂其嘗受夫人封也當以聞上命禮部賜祭遣郡太守張侯瑄行禮工部為治墳以葬則遣進士一員董之工部廉得進士鄭雍公實以行公實毗陵故家以詩經登上第有聰明坦亮過人之才而於事無不達其臨吾郡也於前之治其事者悉究其底藴而制其所宜然予今之所欲為視昔人之所得為其緩急取舍有不同盖予昔所為具而幸存者有可用宜足成之而已朝廷以安民省費為務

宜無不可乃具言於張侯與公實請斟酌而處其中必上不負大恩下不失事宜然後為美張侯公實皆不咈予言而公實則數履其地當時之受事者皆歸美於二君計予昔所費十之三復得公實賞勤而戒惰由是人人競勸而功以成及其將復命京師張侯謂公實之成其事乃成朝廷之美使生者有所感而死者有所歸豈非德及於幽明者乎宜有言以張之揚公實之美乃所以美朝廷也予聞君子有美必其前人之善有可以憑

籍然後子孫得以充大而引長之公實之尊府年踰七十樂善不厭公實之志亦不異其父故當聖明之時為名進士登顯途功業炳炳在人耳目進而至於賢卿大夫可待也夫言公實之美而本於其親以見賢才之生不偶然也豈虛語哉故書以贈其行

送道士蕭淵默序

淵默名如潛子泰和綠竹蕭氏子也幼出家學道延真觀師黄仲真以其俊慧特愛之教以正一道法淵默亦

善事其師學用有成今年來北京與醮事逢國有大慶凡僧道在會未度者皆得度淵默大喜來拜予曰如潛蒙恩度為道士如所欲為幸大矣先生以鄉邑之故願假寵如潛賜之一言以教勉之則為幸加焉予學孔子者也孔子之道異於老氏老氏以清淨為宗以澹泊自養使神完氣充超然自得於物表此其至者也若誦經呪蔵科法為人禱禳則其次矣吾儒自修身齊家推以治國平天下使人皆安於仁義道德之歸而以其餘力

馳騁於文章翰墨之間流傳於世者猶足有補於風化故人爭重之此其所以異也然為老氏者果能超然於物表固善矣其止為人禱禳無所得於經呪科法之外亦未見其卓然有立於世也故有智識之士必自託於吾儒誦其書攻其藝往往能名世而不朽其前之為者予不暇悉姑舉近而可信者一人焉節山張伯雨蓋自託於吾儒者也當時為道士者貴富顯榮愈於伯雨亦多矣然皆泯没而無聞獨伯雨之文行與其翰墨之妙

至今人皆愛重之是伯雨固未嘗死也比之區區從事於經呪科法與徒僥倖於富貴顯榮者其輕重可知矣淵默學老氏善於經呪科法而猶欲得予言予可以尋常道士視淵默哉延真古名勝之地學於其中而能超然物表精於禱禳者皆有矣託於吾儒者亦有矣今之後輩如淵默者固可勉而進也淵默其將造乎其至者乎抑亦安於其次也乎苟將造乎其至不必用予言也若安於其次則經呪科法凡知書者皆能誦之未可以

自足也盍亦博究乎儒書而攻乎其藝庶幾名世而不朽乎若其行又進焉尤君子之所與也淵黙聞予言益大喜且言其徒多清俊可教期必如予言然後已予於是知淵黙之可與進矣故為序以送之且俟他日考其成也歸而見同志皆以是言告之

送張太守考績序

吉安之為望郡舊矣貢賦之殷人民之衆不論也昔之君子善政善教維持愛護以致其美而人性之良學問

之力足以循上之令以成其治功豈一日之故哉我朝列聖治天下以養民為務而猶致意於賢守非忠厚廉慎恭己愛人之君子不任也景泰中吉之守缺予承之吏部詢于衆在廷大臣皆謂無過張郎中卽以其名進而張君遂陞吉安知府君名瑄字闕 江浦人以進士官刑部有臧名予既喜得張君而人之知張君皆為吉安喜之君循仁義謹禮法其言行有常事無大小造次不違於理人亦莫敢干以私凡諸訴訟尤必致其詳於

是刑獄清而民服既久而不變江西藩憲及朝廷耳目禁近之賢嘗道吉而來者無間言焉予為喜亦甚蓋前之為郡者不能是郡人老長相與究其迹而公其是非未嘗不竊嘆之今得君之賢以為民父母安得不深為喜哉予官京師五十年知聖天子求賢養民之心切矣賢者賞勸以勵其進必至於遠大而後已君之德著矣郡人仰而望之豈減龔黄召杜哉其進於顯榮蓋未艾考績而歸尚有以副民望也予年八十得賜歸田里撫

育其子孫以蒙善政善教之益於君功業之盛他日尚當有紀也姑書此以為考績贈行序

送稹序景泰元年二月

予子稹來北京事予已三載克盡敬愛予之心懽焉今其兄秬來代予遣之歸而有不忍別之色嗟乎古人事親養志為大此曾子之孝爾稹所宜務也予為爾言之爾為我敬聽之爾兄弟五人伯兄黍禄仕仲兄來此爾雖歸未能即達其治家者惟弟穆一人稠幼未解也墳

墓之展省祠堂之祭祀當各以時行事爾母老且病矣諸子童孫尊甲貴賤之屬奚啻百人所以事上撫下制其過勉其不及與夫親舊之往來鄉里之交際又有吉凶憂虞出於尋常智慮之所不及者此予心之所急而皆萃於穆一人逮爾之歸欲爾之任此爾任之穆相之緩急相須可否相濟不惑於讒邪而篤於恩誼一德一心庶幾其有立乎予年過七十百病交攻氣餒血衰神昏意怠獨此心未忘奉祖宗保嗣續蓋其最重者日侍左右

以適子口體乃其輕者也爾兄弟任其重而皆如予志是亦曾子之孝也雖不在左右予懽樂加焉然予聞之君子事親以敬愛其身為本敬愛其身乃所以敬愛其親爾不能敬愛人則人亦莫有敬愛爾者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則於其親有耀矣謙恭和厚乃所以為敬愛剛暴者其反也已以剛暴施之而人亦以剛暴應焉貽辱於親豈所謂能孝者哉爾兄弟其戒之易卦之謙艮下坤上以山之崇高而屈於卑順蓋有謙

恭和厚之德焉故六爻皆吉以是自處則何往而不善吾告吾子止於此矣歸而揭於堂中爾兄弟無少長朝夕見之猶吾之見也其敬念之毋忽

墨竹卷引

永樂初予取進士入翰林與毘陵王孟端相好孟端善寫竹遇佳紙筆輒為予寫之不少吝然往往為親友取去予恃有孟端亦不甚惜也久之孟端捐館竹不可復得視予所存僅三四始大悔恨既而得仲昭為友其風

流灑落不異孟端而寫竹與之並能遂予所欲然求於予者亦不異昔時予方懲往事恐失之乃連紙十餘幅以求於仲昭仲昭欣然為舉筆稚壯老嫩披折偃仰之態各臻其妙盖數尺之圖而有湘江千里之勢誠可謂奇矣及仲昭歸省而來復以墨竹一卷遺予曰此某所用意者置諸左右或可少娛目焉乃此卷也於乎仲昭之意盖厚矣古之君子託意於竹以勵德淇澳之詩是也仲昭豈以耳目細娛為足哉仲昭登進士第時姓朱

後復姓夏其名從永從日以善書徵入翰林太宗皇帝取所書為當時第一顧見其名謂曰太陽麗天照臨萬國日宜書在上仲昭頓首受命士大夫皆以為榮一時與仲昭同名者皆祗奉聖訓改焉仲昭在朝三十年其聲名藉甚今以賢舉為瑞州知府云予既得所寫竹二卷欲求諸公題詠而難之乃書舊作於後而序所以得之故以為引因道仲昭遭遇之盛使人知仲昭非偶然者而其美亦非特竹也

抑菴文後集卷二十三